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八

憲宗元和凡十八年

十七年夏五月朔日食。以高固為朔方

節度使

朔方節度使楊朝晟防秋于寧州疾亟謂僚佐

州刺史劉南金練習軍旅宜使攝行軍事此朝廷擇帥必

無虞矣時李朝家以神策軍戍定平上遣高品薛盈珍齎

詔詣寧州曰朝家所將本朔方軍今將并之以壯軍勢以

朝家為使南金副之何如諸將皆奉詔都虞候史經言於

眾曰李公命收弓刀而送甲冑二千軍士曰李公欲納麾

下二千為腹心吾輩妻子其可保乎經夜造南金欲奉以

為帥南金曰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則不可軍

中豈無他將諸軍不願朝家為帥宜以情告敕使若操甲

兵乃拒詔也命閉門不納軍士去詣兵馬使高固固逃匿

搜得之固曰諸君能用吾言則可眾曰惟命固曰毋殺人

毋掠金帛眾曰諾乃共詣監軍請奏之眾曰劉君必撓吾

事諒稱監軍命召計事至而殺之上聞之追還朝家制書

復遣盈珍往制軍情盈珍遂以上旨命固知軍事固宿將

以寬厚得眾前使忌之置於散地同列多輕侮之及起為

帥一無所報復由是軍中遂安成德節度使王武俊卒

秋九月韋臯大破吐蕃于雅州初吐蕃寇鹽州又陷

麟州敕臯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臯遣將將兵二萬分

出九道破吐蕃于雅州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

百五十斬首萬餘級圍維州及昆明城冬十月以韋臯為司徒中

壬午

辛巳

書令賜爵南康王

十八年春正月吐蕃救維州韋臯擊敗之

獲其將

吐蕃遣其大相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

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二月以齊總為

衢州刺史不行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奉得進總

唐德宗



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曰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有可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改以解眾疑詔遂留
秋七月詔百官毋得正牙
中上召孟容獎之

奏事嘉王諮議高弘本正牙奏事自理逋債詔自今毋得正牙奏事如有陳奏詣延英門請對議者以為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

十九年春二月以杜佑同平章事。遷獻

懿二祖於德明興聖廟鴻臚卿王權請遷二祖每禘祫正太祖東向之

位從實為政暴戾上愛信之實以李實為京兆尹特恩驕傲薦引諸片皆如期而效士大夫畏之側目

尉榮義與右神策中尉楊志廉皆驕自正月不雨縱招權依附者眾宦官之勢益盛

至于秋七月。齊抗罷。冬十月崔損卒

十二月以高郢鄭珣瑜同平章事。杖監

察御史崔遠流崖州建中初敕京城繫囚季終委御史巡按有免濫者以聞近

為陽山令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貶韓愈歲北軍移牒而已遠遇下嚴察下吏欲陷之引流崖州

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

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二十年春正月以任迪簡為天德軍防禦

使初天德防禦使李景略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

吐蕃替益且死弟嗣秋八月

以盧從史為昭義節度使昭義節度使李長榮

唐德宗

授本軍大將但軍上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為眾
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
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東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不
可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從
史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此固合聖旨中使因取詔授之
從史再拜舞踏希皓亟回揮同列北面稱賀范氏曰藩鎮
不順未必以人情之所欲也由朝廷御失其道而不能服其
心是以致亂三軍之士豈不惡夫上下之相陵犯欲得天
子之帥而事之哉發置爵賞人主之柄也德宗不有而推
以與人失其所以為君矣豈非不能與賢人圖事而至此
乎

九月太子有疾

善善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
文詭譎多詐自言讀書知治道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
市事曰寡人方欲極言之眾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
子曰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太子
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
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
與丞相依附因言其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
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
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

程昇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
者范氏曰天下至大祖業至重故古之教太子者左右前
後必皆正人然而猶或不能成德德宗乃使伎藝博奕之
徒侍太子豈不愚其子乎蓋疑賢者導其子之為非而不
疑於小人亦不思而已矣胡氏曰小人之有才者豈無一
言之當一行之美顧其大本不正故終歸於邪耳王叔文
止太子勿預外事是也以此一言兼取其餘此堯舜所難
而孔子所改也叔文誠讀書知治道豈不知進身之禮乃
以奕秋小數待詔供奉也柳宗元劉禹錫
以是觀之則豈至迷於所從陷身不義哉

酉乙

二十一年

順宗皇帝

春正月帝崩太子即

位 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
悲歎由是得疾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
否帝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綱衛次公等草遺詔宦官或
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家
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綱等
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出九仙門召見
諸軍使京師粗安明日即位時順宗以風疾失音宦官李
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惟中可其奏王伾召

唐順宗

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徑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
知者范氏曰昔成王將崩以元子付之大臣王崩太子在
內太保特出而迎之以顯於眾然則古之立君者推選眾
之不觀而事之不顯也蓋天子者天下之主也故當與
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
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於其即位也以禮正
其始於其將沒也以禮正其終顧命之書所以為萬世法
也後世之君以富有天下為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埋
滅焉故父子相疑以終事為諱以後事為忌是以繼承之
際鮮有能正其禮者德宗將沒不能屬宰相以社稷故太
子既立二十餘年而宦者猶有佗議次公等特以草詔得
至禁中遂沮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後之人主豈可不
法三代而以唐為永鑒哉胡氏曰順宗自去年九月風瘡
速今未愈長子廣陵王淳年二十有八矣英睿之姿可付
大器德宗於是建為太孫使攝聽斷則神器有託矣而貧
有其位吝于子孫眷戀遲留不肯早決唐之不亂亦云幸
矣范氏曰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批政尤多而大弊有三
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宦者三曰聚斂貨財本夫志大
而才小心偏而意怠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以為果敢
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剗滅藩鎮一有奉

天之亂而心險膽破推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
思其窮奢則聚斂措刻益甚於初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
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是以藩鎮疆而王室弱
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
者其所從

以韋執誼同平章事

王叔文專國政

節度使李元素密以遺詔示師古師古欲乘國喪噬鄰境
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
之遂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於汴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
界而為盜邪元素告急弘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曰剪
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
師古詐窮且聞上即位乃罷兵吳少誠以牛皮遺師古師
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宣武界弘皆留之曰

貶李實為

通州長史

以王伾為

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翰林學士

呼皆袖尾藥巡道伺之

唐順宗

狎而叔文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以任為散騎常侍仍待詔翰林叔文為學士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憫然自得以為伊周管葛復出也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其門晝夜車馬如市

宮市五坊小兒

先是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或張井上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歐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肆賣者就索其直多被歐詈或時留蛇一囊為質賣者求哀乃挈而去上在東宮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大赦罷進奉

王伾為翰林學士○追陸贄陽城赴京師

未至卒

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譴逐者不復叙未聞追詔而卒贄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為明州長史及贄事之贄遂與深交吉甫柄筠之子也韋臯屢表請以贄自代不從胡氏曰十年不赦美政也而德宗之不赦褊心也

孔子惡似是而非者謂此類也

以杜佑為度支等使王叔文

為副使先是以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使專之叔文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弄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范氏曰杜佑以舊相不耻與小人共事而為之用其可賤也夫

以武元衡為左庶子

叔文之黨多為御史中丞元衡薄之劉禹錫求為山陵儀仗使判官不許叔文又使其黨誘元衡以權利不從由是左遷元衡為左庶子元衡平一之孫也侍御史竇羣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曰事固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途巡路傍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傍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疆直名止之

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

初上疾久不愈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疾叔文等乃啓上召學士鄭絀等入草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

唐順宗

惡之網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乃立淳
為太子更名純百官視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
叔文獨有憂色先是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
年不遷及其婿韓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
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
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皆得以一官相買乎
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從故以陸質為侍讀使潛
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
耳何為預他事質懼而出質即傳也避太子名改之胡氏
曰陸淳有功於春秋而名在八司馬之冠一何恃哉蓋窮
經旨而不歸之理義則經必不明索理義而不歸之於心
則理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也理也經也猶風馬牛之不
相及也然太子所謂講經何預他事亦失言也善講經義
者必以今世之事參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惟淳學不治心
心不自正是以
賈耽鄭珣瑜病不視事
周知所對耳
用事惡之稱疾不出屢之散骨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
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見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
之直省懼入白執誼慙赧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叔文
索飯執誼遂與同食閣中杜佑高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

目四八

五

西

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
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等益無所忌遠近大懼
范氏曰賈耽鄭珣瑜為相碌碌無補然知其不可
引疾而去能知耻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間哉
夏五

月以范希朝為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韓

泰為行軍司馬
王叔文自知為內外所疾欲奪取官

名而實以泰專其事入益疑懼
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
叔文為戶部侍郎

郎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驚曰叔文曰
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

為疏請乃許三五日
六月貶羊士諤為寧化尉

一入翰林叔文始懼
宣歙巡官羊士諤以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

文怒欲斬之執誼不可遂貶焉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深
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為異同輒使

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詭怒不之
信遂成
韋臯表請太子監國
韋臯上表曰陛下哀

唐順宗

毀成疾請權令太子

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又上太子牋曰聖上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墮紊紀綱樹置心腹恐危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俄而荆南裴均河東嚴綬綫表繼至意與臯同中王叔文以母喪去外皆符以為援而邪黨震懼

位

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王叔文等所奪乃大怒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無幾以母喪去位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謀起復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王伾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總北軍坐翰林中

疏三上不報知事不齊忽叫**橫海軍節度使程懷**曰伾中風矣遂輿歸不出

信卒

以其子執恭為**秋七月太子監國**中外共留後後賜名權

黨與上亦惡之俱文珍等屢請以太子監國上許之**以杜黃裳袁滋同平**

章事鄭珣瑜高郢罷。八月帝傳位於太

子自號太上皇貶王伾為開州司馬叔文

為渝州司戶

太子即位

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

南康忠武王韋臯卒

臯在

袁滋為西川節度使

西川支度副使劉闢自為留

朗州江漲

夏綏節度使韓

全義致仕

唐順宗

遣使宣慰江淮

○以鄭餘慶同平章事。始令史官撰日

曆從監修國史韋執誼之請也胡氏曰李義府許敬宗不許史官聞仗後事姚璉又建令宰相撰時政記今

執誼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云者猶起草也將加是正而問色焉爾夫天下有公是非不為言語文字可以變移黑白故此數人之惡至今不泯有志於垂名竹帛者自修而已矣貶韓泰韓曄柳

宗元劉禹錫為諸州刺史。○冬十月賈耽

卒。○葬崇陵禮儀使奏皆大皇太后沈氏歲月滋深外俟中壽而服之請以大行皇帝啓攢宮十一月祔

于太廟禮儀使杜黃裳等議以為國家法周制太祖猶日皇帝帥百官舉哀即以其日為忌從之

三昭三穆之外請遷主于西夾室從之貶韋執誼為崖州司戶文

刺史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滋畏其疆不敢進上怒貶之以武元衡為御

史中丞。○再貶韓泰等及陳諫凌準程異

為諸州司馬。○回鶻懷信可汗卒遣使立

其子為騰里可汗。○十二月以劉闢為西

川節度副使韋丹為東川節度使上以初嗣位力未能

討劉闢故因而授之諫議大夫韋丹上疏曰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冊以鄭綱同平章事

鎮東川

憲宗皇帝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

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

討之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鎮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推官林蘊力諫闢怒將斬之陰戒行

唐憲宗

丙戌

○

○

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此之
曰賢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邪關曰忠烈士也乃黜
之上欲討關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
杜黃裳獨曰關狂黷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
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關必
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
乃削關官爵詔崇文與兵馬使李元弁山南西道嚴礪討
之時宿將甚眾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
崇文時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糗
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筋者崇文斬以徇
劉關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關歸
康以求自雪崇文以康賊軍失守斬之初上與杜黃裳論
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
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
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
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
黃裳啓之也范氏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古以
來有之皆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絕也唐之藩鎮皆起於
盜賊其始也天子封殖之又從而姑息之以至於不可制
人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敢不服天下之治亂

唐憲宗

三月夏綏留後楊惠琳拒命

豈有不自由君相者哉。○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
庶政或垂拱無為何為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
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
紀綱有敘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
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為
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
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
文帝衛士傳殮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夫
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
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胡氏曰黃裳言固要矣然夙
夜憂勤必有其事苟無其事何所憂勤古之人君既得賢
才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
諍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
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而無怠晝矣夕以
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而無怠夕矣而又
無淫逸遊畋有銘戒箴諫又有賢妃淑女警戒相成味爽
不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故
勤勞者非程書傳殮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萬務之謂也
藉無逸之言則

詔河東天德軍討斬之

韓義全之入朝也以其甥揚惠琳知留後朝廷

以將軍李演為夏綏節度使惠琳請討之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光進本出河曲步落稽後賜姓李氏

夏四月以高崇

文為東川節度副使

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聞無所資若與梓州綴

策試制舉之士

於是元稹獨孤郁

其士心必能有功故有是命師出焉胡氏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于宋流應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隱窮所難知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求方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召至殿庭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其言可采則就加任使則瑰偉之才不因於歛揚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

杜佑請解鹽鐵舉巽自代自劉晏之後居職者

以元稹獨

孤郁蕭俛為拾遺

稹上疏曰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

右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諫官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廵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况已行之誥令而欲以咫尺之書收之誠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頃之復上疏曰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其諛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為忠讜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賞之故當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下踐祚今以周歲未聞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猶且彌年不得召見而况踈遠之臣乎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又勸上以任文為戒早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子曰太子諸王師傅之官率皆眊曠廢疾休

戎罷帥其他僚屬尤為冗散播紳皆耻為之就使得人亦
越月喻時僅得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而幼之法度哉夫
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
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鄭餘慶罷○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六月高

崇文破鹿頭關連戰皆捷○秋七月詔征

蜀諸軍悉取崇文處分○葬豐陵○八月

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初師古有異母弟曰師

道常疎斥在外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也吾年十五擁節旌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况師道復戕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疾篤師道時知密州好畫及感箒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我死子必奉師道為帥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它人顧置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不務訓兵理人專習賤事果堪為帥乎幸審圖之師古薨二人逆師道奉以為帥久之朝命未下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

輸兩稅申官吏行益法奉表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為留後胡氏曰因幾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信也憲宗不用黃裳之良計他日計之勞費為如何故君子言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智者接於事而必平敏者及於時而不失也
九月堂後主書滑渙伏誅

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杜佑鄭綱等皆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上命宰相闔中書四門搜掩盡得姦狀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千萬胡氏曰寵待宦官莫盛於德宗而樞密之名獨見於此然則憲宗之命也歟其後至於宰相執同奏事聽進止平者力均彊者權勝五代因以為二府使監察宰相職業紊矣其必欲稽古建官以邦禁歸之大司馬而罷樞密之職然
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

後為善也
高崇文又敗劉闢之眾於鹿頭關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于鹿頭之西斷其糧道於是綿江鹿頭諸將皆以城降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闢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追擒

唐憲宗

之遂入成都屯於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檻關送京師
斬其大將邢泚餘無所問命軍府事一尊韋南康故事從
容指擣一境皆平初知邛州崔從以書諫關關發兵攻之
從固守得免韋臯參佐皆素服請罪崇文皆禮而薦之獨
謂段文昌曰君必為將相未敢奉薦關有二妾皆殊色監
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
遷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
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略皆懸合事宜
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雍州代故能
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關至
長安并族

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

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胡氏曰孔子曰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故不在其位而為之謀與居其位而不為之謀
皆非也伊尹之置置然也初無髮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
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諸葛孔明則草廬中不求聞達及
感玄德枉駕然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無二冬十月
用如此李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

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柳晟為山南西

道節度使
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
城慰勞之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
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
為功邪眾皆拜

十一月以吐突承璀為左神
策中尉承璀事上於東
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僧
來置寺處之

二年春正月司徒杜佑請致仕
上以佑高年
重德禮重之

河中節度使
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脩小節故不得
其在相位胡氏曰杜遵素頗通饒謝自
其失也憲宗方欲削平僭亂無寧舍
小以取大厚賜予之而資其長筭乎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增曰吉甫流落江
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

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
言之均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

稱吉甫為得人胡氏曰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芥之憾於裴均能輸訪問之困此固君子之高致也知人之明雖在裴均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少訾耶

夏四月

以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以右神策監州定遠兵隸焉以革舊弊

李錡反詔削官爵屬籍發諸道

兵討之夏蜀既平藩鎮揚息鎮海節度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屢遷行期稱疾請

至歲暮武元衡曰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將何以令四海

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詎窮遂謀反殺留後王澹大將趙

琦使人殺所部五州刺史遣兵治石頭城常州刺史顏昉

斬錡將李深傳激蘇杭湖陸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祜亦

淮南節度使王鐔統諸道兵以討之

以武元衡為西

川節度使高崇文為邠寧節度使高崇文在蜀暮年謂

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屢上

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故有是命

鎮

海兵馬使張子良執李錡送京師斬之李錡遣兵

馬使張子良等將兵襲宣州子良等知錡必敗與牙將裴

行立同謀計之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其勢

已蹙吾輩何為隨之族滅豈若棄逆效順轉禍為福乎眾

許諾即夜還趨城行立應之於內執錡械送京師羣臣入

賀之為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

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

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以曰錡兄弟故

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乃皆流

貶上御興安門引錡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

臣耳上曰卿為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而入朝錡無

以對乃并其子腰斬之有司請毀錡祖考家廟中丞盧坦

言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元齡况

以錡為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其家財輸

京師翰林學士裴均李絳言錡割剝六州以富其家今以

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

之

盧從史擅出兵屯邢洛昭義節度使盧從

史內與王士真劉

唐憲宗

濟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邢洛上召令還從
 史不時奉詔久之乃還上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綱議
 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綱乃泚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之糧
 就食山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
 矣然綱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
 曰播紳之論以綱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
 疾寵忌前願陛下熟察之上良久曰非卿言朕幾誤處分
 上又問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摘其尤者一二以儆
 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
 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
 諫者皆晝度夜思朝朝暮暮減比得上連什無二三故人主
 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社天下之口非社稷
 之福也上善其言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
 者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
 一二而已胡氏曰憲宗可謂從善如轉圜者矣蓋畏德之
 不美而治之不成也其心方虛其志方銳故其從善也易
 其冲與也

羣臣上尊號。以白居易為翰林
 學士。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
 以普寧公主

適于季友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驛上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

頔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上曰此非卿所知頔大喜上因使人諷之入朝頔遂奉詔范氏曰為政必可繼也
 憲宗不愛一女以悅于頔天下藩鎮焉得人人而悅之古
 命不朝以女妻其子不亦替乎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 總計天
 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
 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
 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
 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
 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增三天下兵
 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
 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三年春正月大赦禁長吏詣闕進奉

知樞密院

劉光琦奏分遣中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翰林學士裴垏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上從之光

唐憲宗

琦稱舊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非是何不改中丞盧坦奏
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闞濟美違赦進奉
上召坦裏慰之曰朕已釋之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
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柰何存小信棄大信
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胡氏曰柳晟闞濟美之敢違赦
令乃見主心之微而中其所欲也使憲宗無悅之之意則
當下詔遣吏考覈以其物代百姓常賦而嚴加黜貶然後
足以示懲今一切不問而歸所進於有司憲宗之業不終
於此亦可

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見其微矣

舉人 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
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等為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
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湜翰林學士王涯之甥也涯與
裴均覆策而不自言上不得已罷均貶貫之巴州刺史涯
魏州司馬於陵嶺南節度使僧孺等又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

以裴均為右僕射

盧坦為庶子 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御史中
丞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
者坦尋改右庶子白居易上疏曰牛僧孺等直言時事而

遭斥逐揚於陵等以收直言而坐譴謫盧坦以舉職事而
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
臧者也一旦無罪悉疎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
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等所對
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

五月沙陀來降以其酋

長執宜為陰山兵馬使 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
每戰以為前鋒回鶻攻

吐蕃取涼州吐蕃疑沙陀貳於回鶻欲遷之河外沙陀懼
酋長朱邪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歸唐帥部落三萬而東
吐蕃追之轉戰數百合死者大半餘衆萬人詣靈州降節
度使范希朝置之監州為市牛羊廣其畜牧善撫之詔置
陰山府以執宜為兵馬使每有

秋七月朔日食

以盧坦為宣歙觀察使 蘇疆之誅也兄弘在晉
州幕府免歸坦奏弘有

才行不可以其弟故廢之請辟為判官上曰鄴使蘇疆不
死果有才行猶可用也况其兄乎坦到官值旱饑穀價日
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
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湊民賴以生

淮

南節度使王鐔入朝

鐔厚進奉賂宦官求平章事

清望大功不應授今除鐔則諸鎮皆生冀望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且鐔在鎮百姓計謀求自入進奉若除宰相蕃鎮效之競為割剝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胡氏曰憲宗以杜黃裳通餽謝而罷之矣而自納藩鎮之賂又欲以宰相賞之則尚何它人之責哉

以裴垍同平章事

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垍李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嘗謂之曰以太宗玄宗猶藉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垍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稅分上供送使留州三品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皆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斂於民垍奏請一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足然後稅屬州由是江淮稍蘇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厚遇之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垍不敢以私害公先朝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范氏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為己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諫其君此愛君之至也不賢者反是若裴垍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業矣

邠宣公杜黃裳卒○南

詔異牟尋死

子尋閣勸立

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

宣慰

以李藩同平章事

藩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

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宰相器上以網循默罷之擢藩為相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胡氏曰裴垍賞論事諫官喜批敕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垍何以能爾觀垍告憲宗正心之言則知垍之方寸不為利回不為義疚矣

三月以李鄴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嚴綬在鎮九年軍

政一出監軍裴垍請以李鄴代之

成德節度使王士貞卒

子承宗自

為留後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代領軍務

閏月制降繫囚

唐憲宗

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

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為奴婢皆宜

禁絕上悉從之制下而兩絳表賀曰乃知詔贖魏徵

夏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故第賜其家魏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贖錢於人平

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

有司以官錢贖還之上乃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

質以王士則為神策大將軍士則承宗叔父也

及宗與幕客劉柄楚俱立鄧士寧為皇太子李絳

自歸京師故有是命夏四月山南東

曰陛下臨御四年儲闈未立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故有是詔

道節度使裴均進銀器均有中人之助於德音後首進銀器千五百兩

李絳白居易等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出付度支尋密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

問者輒以各聞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胡氏曰攻病不去

病源而徒飲藥藥不對病病固自存任宦官喜進奉憲宗

之大病也李絳白居易於此二者當朝夕納誨必期於格

君非心如晉元帝之覆盃如符堅之止獵終身不為則天

下之治始可望矣病本不除今日勸以用賢用之必不力

明日勸以去不肖去之必不果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亦

終於危亂起復盧從史為金吾大將軍上欲乘王

而巳矣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均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承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雖有勸成之請亦非誠意蓋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固足以為功若不得入與師致討彼復潛相交結按兵玩寇進退獲利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恐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瓘欲奪均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拭奏承宗不可不討承瓘親信近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卿曹記之勿令得進用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

從史懼因承璫進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范氏曰憲宗以李拭逢迎其意謂之姦臣可謂明矣知其非而為之其過大已為不正則邪之招也君人之道可不慎其在已者哉

吐蕃請和許之。六月以范希朝為河東節度使

吐蕃請和許之。六月以范希朝為河東節度使。希朝在靈武迫近吐蕃慮其反覆命悉從希朝詣河東希朝選其驍騎號沙陀軍處其餘衆于定襄川於是朱邪執宜始保神武川

毀安國寺碑樓

吐突承璫領功德使之黃花堆。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禱樓請敕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上命李絳為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耶上命曳倒碑樓承璫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撤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璫乃不

秋七月貶楊憑為臨

賀尉 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

德輿謂之曰君送揚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裳揚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

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揚臨賀肯負國

九月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

宗為成德節度使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以歸

學士曰今欲一鎮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二州更為日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為鄰道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不若使弔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自表請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如何對曰羣臣見取蜀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躁之徒爭獻策畫勸開河北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竊以為河北之勢與二方

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則不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

唐憲宗

鄰道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其為憂患可勝道哉濟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且今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捨相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相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復以財力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為成德軍節度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昌朝王夫婿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囚之上以裴武為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珀家明日乃入見上怒甚欲貶之李絳曰武昔陪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而鄰道不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使使者以武為戒苟求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非國家之利也况珀武父處朝廷請練事體豈有使未復命而先宿宰相家乎此殆讒人中傷之言願陛下

目四十八

十九

下察之上遂不問范氏曰人君之患在徂於一勝而欲事所難不知敵之疆弱堅脆而輕用其武一戰不克喪威長寇征伐不息或起內患奉天之亂是也先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其為之有本末圖之有先後是以無欲速輕舉之悔也吐蕃寇振武豐州○以許孟容為京兆

尹

左神策軍使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孟容收補械繫立期使償日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上上遣中

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冬十月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

討之以吐突承瓘為招討處置等使

中遣

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制削奪其官爵以吐突承瓘為神策河中道行營兵馬使諸軍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諫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已非令典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瓘乃制將又充諸軍招討使則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

唐憲宗

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
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又恐諸道受指靡心既不齊
功何由立且陛下念承維勤勞貴之可也富之可也至於
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彼
之欲而自隳法制以損聖明乎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
鄴及許孟容李夷簡諫官孟簡呂元膺穆質獨孤郁等亦
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削承維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
慰而已范氏曰憲宗以中官為大將亂政也然其臣強諫
而力爭者相屬於朝此則治世之事也亦足以見其賢臣
之多矣天下之禍莫大於人君之過舉而下莫敢言是以
至於二而不自知也胡氏曰人君欲富其臣非厚祿不可
欲貴其臣非高位不可加厚祿高位於奄尹以報其勤勞
先王無是也居易於是失言矣蓋亦直舉太宗故事與夫
中宗明皇所以隳壞先烈而甚於德祖將有弑君亡國之
禍者以告其君乎憲宗方欲中興唐室心雖有礙未至於
昏安知其不遂開納耶○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
事讒毀忠良上曰此屬安敢為讒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
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跽
為廉良拂意則毀龔黃為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
以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

十一月彰義節度使

吳少誠卒

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出
入如至親少誠病少陽殺其子自攝副使

季安取堂陽

田季安聞吐突承維討王承宗聚其徒
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

雲南王尋閣勸死

子勸龍
晟立

知軍州事少誠死少
陽遂自以為留後
田季安聞吐突承維討王承宗聚其徒
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
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為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
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
其謀入謂季安曰如其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
取蜀取吳筭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
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
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
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耻且怒
乎既耻且怒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先趙而後魏
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先趙而後魏
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
壓境號曰伐趙陰遺趙書使解障障遺魏一城持以奏捷
則魏之霸基安矣季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范氏

曰朝廷伐叛討逆以一四方此天下之公義也必與天下之賢者共為之克以天下不克以天下天子無私焉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將相是天子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廣哉日天子之功在於用人而不自用未聞必用家臣然後功出於已也憲宗一將承璀而天下之人已見其情人君之舉動可不慎哉

五年春正月盧龍節度使劉濟將兵討王

承宗拔饒陽束鹿譚忠歸幽州欲激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

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天子伐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使潞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謗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

後者醴以徇時諸軍皆未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拔饒陽束鹿吐突承璀討王

承宗戰不利

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大將軍鄺定進戰死軍中奪氣

貶元稹為江陵士曹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俸召還至數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上復引稹前過貶之李絳崔羣言稹無罪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言者又稹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眾恐自今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胡氏曰良王不濫精金不變人材如是者千萬人而一二爾禮義以維之名譽以崇之扶持成就如拱把之木至於合抱干霄者中人之資也伐之以斧斤牧之以牛羊則雖松柏亦不得遂况常木乎元稹論事忠直剴切一為內侍所辱憲宗從而重譴之稹經折挫不克固守遂與賢人君子為仇敵自毀亦由

以吳少陽為淮西留後

二月計少陽以為留後時河

此用兵久無功白居易言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承瓘未嘗苦戰已失大將遷延進退久未有功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觀此事勢速須必引事例輕重請雪承宗章表繼來義無不許如此則是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此臣所為陛下痛惜者也况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飢渴疲勞疾疫暴露一有奔潰諸軍必搖西戎北虜承虛入寇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臣所為陛下深憂者也不聽

送京師以烏重胤為河陽節度使

吐突承瓘誘虜從史執

通謀上其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均引與語為言為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均言於上曰從史必為亂今與承瓘對營而不重胤數要均言於上曰從史必為亂今與承瓘對營而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瓘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擒縛之馳詣京師昭義士卒聞之皆甲以出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實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胤功欲即以昭義帥李絳以為

為不可請授重胤河陽會吐突承瓘奏已牒重胤句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恒憂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昨為從史所據使朝廷肝食計不獲已已失大體今又素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為之何則從史雖畜姦謀已是以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瓘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憤怒耻與為伍且謂承瓘誘重胤使逐從史而代其位必將人人自危萬一連表罪狀承瓘不知陛下何以處之不報則眾怒益甚若為改除則朝廷之威去矣上悅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使

王承宗復其官爵加劉濟中書令

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亦數上表請雪之白居易復奏請罷兵於是制洗雪承宗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瀛州刺史劉濟總弒其

父濟及其兄緄

使掌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緄為副大

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謀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
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齊憤怒追緝行營總
又殺之遂領軍務九月罷吐突承璀為軍器使

裴均言於上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
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李絳奏
曰陛下不責承璀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誅之
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上
即罷承璀中

以權德輿同平章事上問宰相為
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冬十月以任迪

簡為義武節度使張茂昭為河中節度使

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河北諸鎮互遣人說止之不
從凡四上表上乃許之以任迪簡為義武行軍司馬茂昭
悉以簿書管鑰授之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於
汙俗茂昭既去虞候楊伯玉張佐元相繼作亂將士共殺
之奉迪簡主軍務時府庫罄竭閭閻亦空迪簡無以犒士
乃設糲飯與士卒共食之居戰門下經月士卒感之共請

還府然後得安上聞之命以綾絹十萬賜十一月貶

伊慎為右衛將軍金吾將軍伊慎以錢三萬緡賂

之上貶慎官坐死者三人初慎自安州入朝留其子宥主
留事會宥毋卒於長安宥不發喪鄂岳觀察使鄭士美遣
僚屬以事過其境宥有出迎因告以凶問先備籃輿即日遣之

以王鏐為河東節

度使上左右受鏐厚賂多稱譽之上命鏐兼平章事李

鏐既無忠勳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為遽以此名假之上乃
止鏐有吏才工於宗聚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耗
散甚眾鏐到鎮之初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匹歲餘
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
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鏐平章事李絳諫曰鏐在太原
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乃止裴

均罷為兵部尚書其掉惜之十二月以呂

元膺為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鑰守
者不為開左右曰中丞也對

曰夜中誰辨真偽雖中丞亦不
可元膺乃還明日擢為重職

人 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
士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

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
也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雖而罷密召

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
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

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聖德也上悅待
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

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
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

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
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它

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
諫上聚財上曰今政令不及兩河河湟淪於左社朕日夜

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
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胡氏曰三鎮不臣河湟淪陷

誠天子憂責無乃德有未修政有未善君子有未盡用小
人有未盡去乎四者誠備非難事也汲汲聚斂適為累耳

絳若用是開憲宗
或可少藥其惑乎

六年春正月以李吉甫同平章事○二月

李藩罷為太子詹事 上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

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
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

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胡氏曰李藩之論甚正
而不足回憲宗者無以易之也傳說告高宗曰念終始典

于學厥德修罔覺憲宗未嘗求賢人講經術則好浮屠黃
老其勢固然也誠使學為王者事日月緝熙彼方知所不

足欲罷不能異
以李絳為戶部侍郎 官官惡李

端向自而入邪
以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

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
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

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
敢踵此弊也上嘉其直益重之
夏四月以盧坦判度支 或告泗

憲宗

辭警有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使巡官注驗未返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所按其事盧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注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乃召泰所還

為鳳翔節度使

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簡以為邊將當謹守

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觀小利起事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公私有餘販者流

六月詔有司省吏負併州縣減仕

塗均俸給

李吉甫奏中原宿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眾舊制一品月俸三十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曆中權臣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衣始立限約李泌稍復增加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定省吏負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於是詔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同詳定於是省併八百八

秋九月梁悅報仇殺人杖而流之

富平人梁悅執父仇殺秦杲自詣縣請罪赦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罰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復讎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於是杖悅一百流循州

冬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伏誅以吐突

承瓘為淮南監軍

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琦錢二萬緡為求方鎮事覺賜死事連

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瓘出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瓘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曷以其驅使之父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於承瓘恩顧未衰乃投匭上疏稱承瓘有功希光無罪知甄使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上疏極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詔貶峽州司倉

巢父之子也胡氏曰憲宗心實難於去承璫而言之何其
易也誠以為易者則前此李絳白居易坊之言至矣何為而
不聽乎今能出之姑以謝劉希光耳希光受金罪死承璫
與焉縱不殺之豈不當配流而猶得監軍刑法頗矣然憲
宗則既以為重典也且其言又有失者夫授以禁兵出為
制將曷重如之以是為恩私可乎師出無功使叛臣益肆
侮玩其罪大矣乃不能誅至此然後
僅能出之夫豈不為英明之累哉

等女為縣主

十六宅諸王既不出閤其女嫁不以時
選尚者皆由宦官納賂自達李吉甫為
上言其弊詔封恩王等六女為縣主委中書

同平章事

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
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
於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上御延英
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絳曰漢文帝時兵未無
刃家給人足賈誼薦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
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
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庫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
時豈得謂之太平遠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

四月八

廿六

卷

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貞元
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
相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
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
三執奏者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為戒
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吉甫嘗言
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
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
吉甫至中書卧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
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吉甫又嘗言於上
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惠澤已深而威刑未振
中外解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顏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
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
曰然後旬餘于頓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頓大
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
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胡氏曰
吉甫太平為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喪邦者也夫聖主憂
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然無疆之血亦未嘗敢忘
也惟樂是務則樂未畢而憂及之矣抑吉甫之言屈於李
絳者五六矣吉甫既不引退憲宗亦兩存之蓋隱忍耻辱

重失富貴者固鄙夫容身之術而知其太子寧卒○

大稔是歲天下人稔米

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義方

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於承璀擢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為京兆少尹故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遂趣義方之官

夏四月以崔羣為中

書舍人

上嘉翰林學士崔羣謹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卒動皆為故事

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

五月詔蠲淮

浙租賦

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絳對曰臣按

淮浙諸道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間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因命速蠲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晷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秋七月立遂王恒為皇太

子○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

魏博牙內兵馬使田

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季安以為收眾心欲殺不果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召興為都知兵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與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為然絳曰兩河藩鎮之跋扈者恐諸將權重而謀已故常分兵以隸之不使專在一人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雖欲為變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然亦必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然後粗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然則曷者分兵之

策反為今日禍亂之階矣田氏不為晉肆則悉為俘囚何足煩天兵哉然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道之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救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不過數月必有白效於軍中者矣至時准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

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為節

度使 田懷諫幼弱軍政皆失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眾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

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為留後興驚仆久之起謂眾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日田興奉其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為之言上竟遣中

目四十八

九十八

使張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南應過陝乞明日即降白麻除與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眾鼓舞

十一月遣制誥裴度宣慰

魏博 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日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為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屈彊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久不倦請度徧行所部宣布朝命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奉法令輸稅賦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間說百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韓弘曰我

出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與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范氏曰憲宗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然猶不過於一傳而復失之雖穆宗御失其道亦由人心不因而置振武王澤易竭也况不懷之以德而臨之以兵乎

天德營田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命

涇州

吐蕃數入寇上患之李絳言京西京北始置神策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請據所在之地割隸本鎮使號令齊一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宦者所沮而止胡氏曰憲宗過光琦遣使斥承璀撤樓何其決也至於分隸神策乃國計之大者反為宦官官尼止由不能推其所為也苟能

推之足以運量四海不能推之將其身之不自保非虛言也

八年春正月以田融為相州刺史

融與之兄融長養而教之興嘗於軍中角射一軍莫及融退而扶權之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興能自全於猜忌之時

德輿罷

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上前德輿賜田與名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故罷

弘正○貶于頔為恩王傅

頔久留長安鬱鬱下得志有梁正言者自

言與梁守謙同宗頔使其子敏賂之求出鎮尋覺其詐索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事覺頔素服詣闕請罪左授恩王傅絕朝謁敏流雷州事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為之自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釋此僧請先殺臣不然臣不奉詔上嘉而從之杖殺鑒虛

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

夏六月大水

上以為陰盛之象出宮人二百車

徙受降城於

天德軍

先是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

河患李絳盧坦以為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積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欲避河患退二里可也天德故城僻處确磬烽候下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預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胡氏曰吉甫在位七年言計鮮效憲宗忽從其策何也李絳忠鯁至此稍以取厭矣吉甫媚順至此益以取憐矣不寧惟是絳謀謨日驗君子怙焉上始疑其立黨而盧坦周懷義所見適與絳同上必曰是皆為黨者也故寧失地而不從絳彼吉甫之計無協同者上必曰是孤立無黨者也故寧違絳而用其策嗚呼亦可謂不明乎善者矣明年絳罷而吉甫在位終其身蓋兆見於此矣

秋九月吐蕃作烏蘭橋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

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節度王似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冬十月回鶻擊吐蕃振武軍亂逐其節度

使李進賢

振武節度使李進賢不恤士卒使牙將楊遵憲將五百騎趨東受降城以備回鶻士卒還攻進賢進賢奔靜邊軍詔以張煦為振武節度使將

夏州兵二千赴鎮誅亂者二百餘人賤進賢為通州刺史監軍駱朝寬半縱亂者杖八十配役定陵

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為禮部尚書

上嘗謂宰相曰卿輩

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以為然又嘗問絳人言外間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盛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諳君子者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

唐憲宗

甲午

此東漢之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絳嬰以疾辭位至是遂罷胡氏曰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逆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昇皇甫縛則不疑也所以然者絳度數諫異鈔順從是以自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也太宗以克己納諫親致太平晚而稍怠遂疑魏徵阿黨憲宗固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心不違理故無先明

尉

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召還承璀復以為左神策中尉范氏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璀並立於朝故言信於君行信於民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捨以義而不以利不如是何以為國之重

夏五月復置宥州

李吉甫奏開元中置宥州以領降戶實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先是回鶻屢請昏朝廷以費廣未許李絳言回鶻凶強不可無備准西窮蹙事要經營萬一北邊有警則非步騎數萬不足抗禦而准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為國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

胡氏曰李深之既不見庸奉身而退可也天子而婚夷狄雖有故典若揆以正理夫豈當贊而絳懇懇之言於是味華夷之辨失語默之宜矣

六月以張弘靖同平章事

七月以岐陽公主適司議郎杜棕

翰林學士獨孤郁摧

德輿之婿也上曰德輿得婿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勳戚之家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子弟可居清貫者諸家多不願惟杜佑孫棕不辭遂以棕尚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郭妃所生也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至則與棕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

少陽卒

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抄掠壽州柰山以實其軍既死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初少陽聞吳

武陵名請為賓友武陵不答至是以書喻元濟曰人情一也足下反天子部曲亦欲反足下場地而處則情可知矣少陽判官蘇兆揚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殺兆囚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

唐憲宗

濟之策告吉甫元濟殺其妻子而以董重質為謀主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何北四無黨援而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支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驍朝贈官遣使吊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吊祭不得入而還

刺史

李吉甫以為汝州扞蔽東都而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田弘正歸順則河陽為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以烏重胤兼汝州刺史使徙鎮之加弘正檢校

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為喜

也冬十月李吉甫卒○十一月以韋貫

之同平章事

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

討之

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東畿制削其官爵發十六道兵討之又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

州刺史李聽討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行許之至安州署聽都知兵馬使選卒六千屬之

戒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皆服士卒在行營者厚給其家妻

淫佚者沈之於江士卒皆喜故每戰皆捷公三月以柳

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為連州刺史

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宗元

得柳州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

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

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州宗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傳曰

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材視制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厦既成則獨名其

功猶指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其

百官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躡要術能矜各親小勞侵衆官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

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善種樹其言曰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它人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之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踈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亦猶是已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 ○盜焚

河陰轉運院 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吳元濟上不從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春聲言助官軍實以援元濟也師道素養刺客姦人數十人說師道曰

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因劫東都焚宮闕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遣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人情恇懼多請罷兵上

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

行營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

度為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賊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

斷與不斷耳因言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環賊諸州壤地連接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鬪識賊深淺皆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胡氏曰漢元

帝宋文帝唐文宗雖勤儉願治而以優柔不斷反召衰亂不斷之害大矣銳然而斷如景帝殺周亞夫東京錮名士

符堅伐江左梁武納侯景隋文廢儲后太宗征高麗德宗和吐蕃皆確然必行莫可回沮然則斷之為害豈小乎故

凡一善之日或用之而是或用之而非無不然者惟明乎實理則如冬寒夏葛各適其宜苟不明實理而慕其

虛名未有不失者也人君欲明乎實理惟學而已矣 **六**

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

度傷首 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

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

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承

宗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為元濟遊說辭指不

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

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
賊遺紙於金吾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
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屍路
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
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於是詔中外搜捕購賞甚
厚王士則告承宗遣卒張晏所為捕得鞫之并出承宗表
詔議其罪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為疑屢以裴度同平
言之上不聽竟誅之而師道客潛遁去

章事

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
為相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
河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
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
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
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范氏曰
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
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聾聵其
大臣而可以為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置相
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
託天下而不保其不欺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悅人之從已
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
亂也

秋七月靈武節度使李光進卒

光進與弟光顯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顯使其妻
奉管籥籍財物歸于其妙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
姑命主家事不可

詔絕王承宗朝貢

易也因相持而泣
○八月朔

日食

○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
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內兵數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
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眾突出望
山而遁都城震駭時留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部分指使
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
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趨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
數日有山棚遇賊走召其儕引官軍共圍獲之按驗得其
魁乃中岳寺僧圓淨為師道買田伊闕陸渾山間以舍山
棚而衣食之捕獲伏誅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將及驛
卒數人皆受其職名元膺鞫圓淨黨與始知殺武元衡治
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

月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

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

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且督諸軍討淮西綬無它材能但傾府庫以資士卒賂宦官以結聲援擁眾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乃以韓弘為諸軍都統弘亦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容色絕世遣使遺之光顏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即席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

冬十月盜焚柏崖倉十一月焚獻

陵寢宮永巷吐蕃請互市許之

十二月

月河東節度使王鐔卒

鐔家奴告鐔子稷匿所獻家財上命遣中使檢

十一月春正月張弘靖罷為河東節度使

甲丙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從之范氏曰張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捨恒冀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宗雖得之於翰林學士錢徽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乎

知制誥蕭俛罷

時羣臣請罷兵者衆上患制削

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

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

建陵門戟○二月吐蕃贊普且死

李逢吉同平章事○南詔勸龍晟為其下

所殺

唐憲宗

勸龍晟淫虐不道其臣王嵯巔弒之立其弟勸利

三月皇太后崩

夏四月以司農卿皇甫鏘判度支鏘始以聚

五月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陵雲柵

○六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大敗於鐵城

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秋七月貶高霞寓以袁滋

為彰義節度使○八月韋貫之罷為吏部

侍郎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數請罷兵故罷胡氏

進取豈善為師者哉况當用兵之時尤欲君子在朝小人勿用乃繼去二相而拜李逢吉王涯皇甫鏘亦以聚斂得幸譬如方欲決疣潰癰而已遇酒色葬莊憲皇后○之毒所以四體腹心幾完而頓弊哉

九月饒州大水漂失四千七百戶李光顏烏重胤拔

陵雲柵○加李師道檢校司空李師道聞拔

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檢校司空冬十一月以柳公綽為京兆

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

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加李光顏等檢

校官宣慰因留監軍先加李光顏等檢討官而詔書切

責示以無功必罰十二月義成節度使渾錫與王承

宗戰大敗渾錫與承宗戰屢勝引全師壓其境承宗

懼潛遣兵入錫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以上涯同平章事○貶

唐憲宗

袁滋以李愬為唐鄧節度使

袁滋至唐州元濟

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則滋撫州刺史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眾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痍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為備初置淮潁水運使楊子院米淮入潁至項城入澗輸于鄧城以饋淮西行營省計運之費七萬餘緡

十二年春二月置淮西行縣

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

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多降言軍教置行縣以撫之

三月淮西文城

柵降

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步騎二千給之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眾請剗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

德愬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愬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而遣之眾皆感泣夏

四月淮西鄆城降

官軍與淮西軍夾澗水而軍諸軍願望無敢先度陳許兵馬使王沂先引兵度澗水於是諸軍相繼皆度進逼鄆城李光顏敗其兵三萬殺士卒什二三李愬分兵攻下數柵元濟以董昌齡為鄆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鄆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光顏入據之元濟聞之甚懼時董重質守泗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

五月罷河北行營

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而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壹由是歷二年無功劉總出境五里不淮月費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棄勝取恒冀如拾芥耳上從之罷河北行營胡氏曰古之人有言武不可觀觀武無烈周頌曰於

資治通鑑綱目

四十八

鏘王師尊養時晦憲宗若能持其志無暴其氣用張弘靖
韋貫之之言專意准西裴度視師二相居內協謀共濟蓋
不待四年而淮蔡平矣然後先之以文誥之辭申之以福
極之戒河北叛臣固將斂衽聽命其有不順然後武震以
隔威之蓋不止成德可平也發之甚
銳罷之無名為賊所輕傷重亦大矣
李愬擒淮西將
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為也祐有勇略守興橋柵時帥士卒
而擒之以張柴材愬召相賁侯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
及李忠義昇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敢預聞諸將恐祐為
變多諫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牒愬稱得賊
諜者言祐為賊內應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
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耶何故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
眾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
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署散
兵為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
聽者但聞祐感泣聲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愬除其令
使厚待之謀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嘗遣兵攻朗

山不利眾皆悵恨愬獨喜乃募敢死士三千
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為行備
六月吳元

濟請降
元濟兵勢日蹙上表請罪願束身自歸
秋七

月大水
以孔戣為嶺南節度使
先是明州

水陸遞夫勞費華州刺史孔戣奏罷之至是嶺南擇帥宰
相奏擲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者可與也乃以

戣為嶺南節度使
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准西宣

慰招討使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

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

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

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

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
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
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
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章制失辭

罷之度遂行以郟城為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
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勸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
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吉罷

初上為廣陵王布衣張宿以辯口得幸及即位累
官至此部負外郎招權受賂逢吉惡之上欲以宿

為諫議大夫逢吉曰宿小人豈得竊賢者之位必欲用宿
請先去臣上不悅逢吉又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

乃罷逢吉而竟用宿崔羣王涯固諫不聽宿由是怨
執政及當時端方之士與皇甫鏘相表裏諸去之

李愬攻吳房入其外城

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
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

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
還淮西將孫獻忠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眾驚將走愬下

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斬獻忠
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不聽引還

冬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

李祐言於
李愬曰蔡

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
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澣

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
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李

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
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

休食乾糲整羈勒留兵鎮之以斷山救兵又分兵以斷
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

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
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

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官軍
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無一

人知者祐忠義鑿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
擊折者使擊折如故遂開門納眾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

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延閣愬軍
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

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
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

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
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且告于

裴度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降自元濟就
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厨廩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

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於良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論也敢問其故愬曰良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力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以李鄴同平章事○裴度入蔡州裴度建彰義節

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橐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反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詔淮西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給其家范氏曰裴度伐叛柔服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爲暴而唐之爲仁故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

十一月上御門受俘斬吳

元濟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

以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人人得盡其才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范氏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慎其所以守之者哉

賜李愬爵涼國公韓弘等遷官有差

愬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曰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

以宦者爲館驛使舊制御史二人知驛至是詔以宦者爲館驛使左補闕裴璘諫

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

李祐爲神武將軍○十一月賜裴度爵晉

唐憲宗

國公復入知政事○貶董重質為春州司

戶

重質為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烈奏先許重質以不死乃貶之

十二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并獻三

州

初李師道謀逆命僚幕高沐郭肱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諸休殺之肱亦被囚及淮西

平師道憂懼公度說之使遣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二

以自贖師道從之上遣左散騎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二

月修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上命六軍

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

白宰相冀有論諫裝度言之上怒貶奉國等於是浚龍首

池起承暉殿初吐突承暉李鄴罷為戶部尚書為淮南監軍

鄴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暉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暉

固辭相位至是罷以李夷簡同平章事○橫海節度

使程權入朝權自以世襲滄景與河朔三鎮無殊內

樂自擅不聽權去掌書記林蘊諭以禍復四月王承

福權乃得出詔以蘊為禮部員外郎

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裴度

淮西也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

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為之請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

感知信及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

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况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史忘天下哉今國兵騷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為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賜六軍辟仗使印舊制以宦官為

方鎮之監軍無印及張奉國等得罪至是始賜印得糾繩軍政事任專達矣五月以李光

顏為義成節度使

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皆與妻及奴婢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其

妻不欲遣子入質乃與二婢說師道曰先司徒以來世有
此土柰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若不獻不過以兵相加力戰
不勝獻未晚也師道乃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
用事奴曰若殺公度軍府危矣乃囚之會李遜至師道陳
兵迎之遜盛氣正色為陳禍福責其笑語師道退與其黨
謀之皆曰第計之它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乃謝曰婦
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
豈敢復有二三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
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
怒決意討之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與觀諫者一又書
縛載轎車妻子繫纒者以獻師道道囚之六月朔日食○
之五月以光顏鎮滑州諫討師道也

秋七月以李勣為武寧節度使○詔諸道

發兵討李師道○李夷簡罷為淮西節度

使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故
旬是命胡氏曰李夷簡可謂君子矣無是已非人之

八月王涯罷○以皇甫

鑄程異同平章事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

心於逐揚蕙取徐晦見之且其自屈於裴度也
羨餘由是有寵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上遂以為宰相制
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
不可上聽度取巧小人陛下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鑄程異
皆錢穀俗吏伎巧小人陛下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鑄程異
鑄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中外仰給之人無不思食
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幾至潰亂程異雖人品庸下然
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為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耻
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
火燒心眾竊叢體所可惜者淮西蓋定河北底寧承宗歛
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
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
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鑄自知不
為眾論所與益為巧詭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
給事中崔植封還救書極論之乃止時內出積年緡帛付
度支令賣鑄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緡帛朽敗隨手
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鑄於上前引其足曰

唐憲宗

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牢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為然由是縛益無所憚程昇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其後上語宰相曰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與以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掌何征而不克何為而不成裴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胡氏曰與君子而小人得間之者誠不至也誠之所以不至者邪汨之也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云者猶置水於器不可以火投之宿火於爨不可以水及之也持心如此聲色貨利暴慢鄙僻無自而入則正靜虛明誠無不存及其久也純亦不已而大德全矣後之人君既得此道其初信用忠賢特以意氣相合資之興事造業乃膠固而不可解此憲宗所以斥忠賢為朋黨而不斥其自陷於小人之黨也豈不為後世之大戒哉

冬十月五坊使楊朝汶

伏誅朝汶妄捕繫人責其息錢轉相誣引近千人中丞

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上不悅退召朝汶責之曰汝故

十一月以柳泌為台州刺史

賜之死盡釋繫者上曰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鏘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胡氏曰憲宗信方士求長生其臣不能反復深切極論人生不可益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之理而以自古未有方士臨民為言宜其不能開其君之惑也漢武喜方士妻之以女矣豈以古嘗有是而可為乎憲宗徒以強辯壓其羣臣而不稽其理曾未幾時金丹所作躁怒取禍豈非無窮之永監哉

吐蕃寇夏州 十二月田弘正將兵度河

逼鄆州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度河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度河即當仰給度支或與光顏互相

唐憲宗

疑阻則必益致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食威於河北
且日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揚劉度河直指鄆州
則賊衆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揚劉度
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中大震旣而魏博義成軍送所
獲鄆州牙將夏侯澄等四十餘人上皆釋弗誅各付行營
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
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

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八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八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九

起已亥唐憲宗元和十四年○盡丁巳唐

文宗開成二年凡十九年

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

韓愈為潮州刺史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

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推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嚮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况其自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

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二獨愈惡其蠹財惑眾力排之嘗作原道等篇行於世云

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

田弘正李

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塹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眾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副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眾懼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人銜救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天未明軍至城下城中譟譁動地子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於地悟勒

兵捕師道與二子斬之慰諭軍民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敬教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田弘正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范氏曰憲宗有功而不矜豈不賢哉而不能勝其驕侈之心卒任小人以隳盛業何邪蓋危則擢擢則善心主安則泰泰則逸心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於所忽也胡氏曰纂述主德請付史官諂諛者所為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鄆用兵度實任之功各之際人臣所難處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又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則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以劉悟類將順實有匡救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為義成節度使

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祭之弘正日遣

日四九

使者修好以觀其所為悟得鄆州三日教手搏而庭觀之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密表以聞上乃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悟辟李公度李存郭賈賈直言以自隨素與李文會善亦召之及將移鎮賈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一道滅李司空之族不誅之何以雪三齊之憤乎乃詐為悟帖遣使斬之比還則悟已去矣師道將敗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弘正悉除其禁或諫曰鄆人久為寇敵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為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容何愈焉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戰焚倉場流矢飛書以動京師有司督察甚嚴終不能絕及弘正閱李師道簿書有賞緝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羈者皆吏卒受賂容其姦也弘正送士元等十六人詔有司鞠之

夏四月詔諸道支郡兵馬並

令刺史領之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羈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

已舉謀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
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亂處之得宜故
也范氏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
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
朝廷無藩籬之固何以異於無郡縣乎是故為法者必關
盛衰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
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天子則天下如網綱之相維臂
指之相使矣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
史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彊橫海一帥制之
得宜而數世順命况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程已昇卒 ○裴度罷為河東節度使 度在相位
皇甫鏹之黨擠之詔度以平章事鎮河東鏹專以掎克取
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鏹自許於
上上曰卿欲報怨邪鏹乃不敢言○史館脩撰李翱上疏
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與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
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
適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
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
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乎以陛

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
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其不然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
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陛下下河 秋七月宣武節
以高枕自逸則太平未可期也

度使韓弘入朝 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
千緡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
沐之庫廩尚有錢百餘萬緡緡百
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羣臣請上尊號 遂本錢穀
○沂州役卒王弁殺觀察使王遂 吏性狷急

專以嚴酷為治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 左右軍
將卒憤怨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執遂斬之

中尉各獻錢萬緡 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監鐵使
及進賀禮助賞上 以令狐楚同平章事 楚與皇
加尊號又進賀禮 甫鏹同

引以為相 八月以韓弘為司徒兼中書令
弘靖宰相子少有令聞

張弘靖為宣武節度使 立朝簡默及帥河東承

王綽聚斂之餘帥宣武繼韓弘魏博節度使田弘

嚴猛之後廉謹寬大上下安之

正入朝上待之甚厚庫部員外郎李渤病免渤使陳許

還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舊三千戶者今纔千戶迹

其所以然皆由以地戶稅攤於比鄰致驅迫俱逃聚斂之

臣剥下媚上推恩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絕計不以

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勃遂謝病歸東都

王弁為開州刺史誘誅之朝廷議與兵討王弁

除弁開州刺史既行所在減其導從加以粗械乘驢入關

道餘黨凶態未除以棗州刺史曹華為沂海觀察使引棗

兵赴鎮討之將上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眾皆不疑華

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諭之曰天子以

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

定沂人皆出因闔門謂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

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

人司馬公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

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况為天子而誘匹夫乎王

弁庸夫乘釁竊發苟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何必以天

子詔書為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

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

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盼盼得間則更相魚肉禍亂何時而

陳許

渤使

王弁

入關

為帥

於此

千二百

申彼

列國

天子

誘匹

夫乎

王

弁

庸夫

乘釁

竊發

苟帥

得人

戮之

易於

犬豕

耳何

必以

天

子詔

書為

誘人

之餌

乎且

作亂

者五

人耳

乃使

曹華

設詐

屠千

餘人

不亦

濫乎

然則

自今

士卒

孰不

猜其

將帥

將帥

何以

令其

士卒

上下

盼盼

得間

則更

相魚

肉禍

亂何

時而

彈哉

惜夫

憲宗

之業

所以

不終

以田

弘正

兼侍

中

遣還

鎮弘

正

皆仕

諸朝

上皆

擢居

顯

十月

安南

遣將

楊清

討

黃洞

蠻清

作亂

殺都

護李

象古

清世

為蠻

苜象

古召

為牙

將命

將兵

討黃

洞蠻

清因

人心

怨怒

夜還

襲州

陷之

初蠻

賊黃

少卿

自貞

元以

來數

反覆

桂管

觀察

使裴

行立

容管

經略

使陽

旻欲

徵倖

立功

爭請

討之

上從

之嶺

南節

度使

孔戣

屢諫

曰此

禽獸

耳不

足與

論是

非不

聽大

發江

湖兵

會二

管入

討士

卒多

瘴死

吐

安南

乘之

遂殺

都護

二管

亦厭

弊推

幾所

部晏

然

吐蕃

圍

監州

刺史

李文

院竭

力

蕃

圍

臨州

吐蕃

十五

萬眾

圍

監州

唐憲宗

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解圍叔良以二千
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爲俱沒矣無
何奉敬自他道出以蕃背吐蕃貶裴潏爲江陵令

柳必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述入山中浙
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錡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
翰林服其藥日加踈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曰除天下之
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大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

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
士借令真有神仙術必深修巖壑惟畏人知凡僕何權貴
之門以人言自術奇伎警衆者皆不執徇利之人豈可信
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
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始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欲藥

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爲可辨矣上怒照
潏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爲可辨矣上怒照
潏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爲可辨矣上怒照

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
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夫所繫非輕
人皆以天寶十四年交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
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

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
甫錡深恨之范氏曰崔羣之言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
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及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錡

欲增孝德字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錡言於上曰羣於
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錡給邊軍不時又多陳敗之物
軍士怨怒流言欲爲亂李光顏憂懼欲自殺遣人訴之上

不信京師懼羣具以聞錡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舊制
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扇將以責直歸然於上也上以
爲然罷羣於是

以狄兼暮爲左拾遺中書舍人
氣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狐楚
忌之思有以沮之乃薦兼暮言才行擢左拾遺兼暮仁傑之
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
保佑克復明辟儒衡泣訴於上曰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
辭榮終老上由是薄楚之爲人

十五年春止月上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

子即位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謝立禮王憚爲太子上

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上服金丹多躁怒左
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於中和殿
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
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等共
立穆宗殺承曜及憚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范氏
曰憲宗伐叛討逆威令復張而變生近習身陷大禍由任
相非其人故也可不為深戒哉可不為深戒哉然陳弘志
弒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傳疑而已其後文宗謀誅
宦官蓋以討亂而宣宗追治逆黨則何疑哉貶皇甫湜為崖
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為為弒則何疑哉

州司戶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輟西宮朝臨集羣臣

於月華門外宣制貶縛市井皆相賀上議命相令狐楚柳
薦俛俛亦縛同年進士上欲誅縛俛及宦官救之得免柳

必伏誅貶李道古為循州司馬○以薛放

為工部侍郎丁公著為給事中上未聽政召太子侍讀薛

機密欲以為相二人固辭尊貴妃郭氏為皇太

后后郭曖之女也為廣陵王如憲宗即位羣臣累表請

進計以歲時禁忌不許至是乃尊為皇太后胡氏曰天子

治外占治內各正其位天地之大義也以事之重也故必

擇動賢之後令淑之質以繼先聖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

未聞有宗門疆盛之虞後宮不得進之患而終身不立后

者也憲宗身位家嗣娶汾陽愛孫正執加焉而反不能居

之以正以欲發度以縱廢禮卒致郭妃晚罹弒殺之禍其

無漸乎上與羣臣皆釋服○二月赦天下

上御樓肆赦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而觀之又幸左神策軍

觀手搏監察御史楊震卿上疏曰陛下宜延問羣臣惠以
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
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游政無節上雖不能
用亦不罪也胡氏曰憲宗不知帝王之學李絳白居易崔
羣等亦隨事納忠而已未有能極論大學本末使帝服膺
拳拳而勿失者也既不知學遂不能擇人以教其子穆宗
非有下愚不移之資若憲宗知周公傳成王之道自其幼
學而輔導之居仁由義通古知今則豈不為賢主乎不能
如是是以前踐祚失道至此皆憲宗之過也是故善為

國家遠慮者必以輔導太子為急而其言曰人主就學非止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而所謂輔導者又非必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乎薰陶涵養而已矣此誠國以柳公家至急至切之務鮮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權為翰林侍書學士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夏五月以元稹為祠

部郎中知制誥江陵士曹元稹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即位潭峻歸朝薦之上以為知制誥朝論部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遷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六月葬景陵○以崔羣為

吏部侍郎上召羣對別殿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又屬聖明臣何力之有太后居興慶宮太后居南內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門上壽上性侈所以奉太后者尤華秋七月以鄭曹

濮節度為天平軍○令狐楚罷楚為山陵使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為羨餘以獻然許盈路故罷之

崔植同平章事○九月大宴上甫過公除即事節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珣帥其同僚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者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合讌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羣臣入閣退

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多過遊畋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

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又無閣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

然實不能用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卿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

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游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

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冬

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

代之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王承宗卒其下秘

弟承元承元時年二十日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

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尊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

之乎眾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不稱留後表請除

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

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誼諱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

然使承元不從承元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

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

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十將

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

州吐蕃寇涇

策受賞厚皆愠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鬪者彼何人耶

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耶洵洵不止節度

使李光顏親為開陳大義然後軍士

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

清宮宰相帥兩省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皆不聽諫官

伏門下至暮乃退明日上自復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

駙馬中尉兵千人容管遣兵討蠻賊黃少卿破

之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緩懷威又不能臨制侵

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聚或散終亦

穆宗皇帝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諸道

各均定兩稅○蕭俛罷俛介繁疾惡為相重措

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段文昌復左

右之詔徵播詣京師俛屢爭之言播纖邪不可以汙台司

上不聽悅 段文昌罷以杜元穎同平章事○

以王播為鹽鐵使 播奏約權茶額每百錢加稅五

多事之際今天下無遺所宜寬橫歛之 回鶻保義我可

汗死○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張

弘靖代之 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為祟

亦見河南北皆從化奏乞棄官為僧詔從之 弟將佐皆

加超擢百姓復給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總以印節授

留後張玘夜遁去卒于定州初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

使瀛莫為一道平薊媯檀為一道請除張弘靖薛平為節度

寬簡得衆總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以安輯之平嵩

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士政則總妻族之親也總

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

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以然

後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以天下為意崔

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推割瀛

莫二州以士攻領之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又羈旅京

師至假旬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尋勒歸本

軍驅使克融輩皆憤然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與士卒均勞

逸弘靖雍容驕貴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

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韋雍輩又皆

年少輕薄嗜酒豪縱裁列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諾之謂軍

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

楊汝士為開江令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

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為遠州刺史

人怨怒

劫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

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

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

不頌而鄭覃弟即裴度子讓宗閔婚蘇巢汝士弟股上及

第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

上以問諸學士德裕植紳皆以為然上乃命覆試黜郎等

十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

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

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明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范氏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讎而成於太學諸
生相譽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
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皆
由主聽不明君了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讒以黜陟
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
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為唐之黨
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足稱也為
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胡氏曰李衛公才高氣勁而不知
道借哉宗閔對策亦據已見論國事耳使言而非無足校
者使言而是則亦力善效忠以蓋前愆而已不當怨而不
解也僧孺之黨雖多小人使文饒忿而思難兼收而並容
之彼必皆為吾用矣

和長公主妻之

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
寇青塞堡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

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秋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

張弘靖推朱克融為留後

韋雍出逢小將策馬
衝其前導雍命杖之

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雍白弘靖繫治之是夕士卒連
營呼譟作亂囚弘靖殺雍等迎朱克融為留後眾以判官

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眾共殺之貶張弘靖為吉州刺

史○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

正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

初田弘正
徙鎮成德

自以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
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崔俊剛備無遠慮恐開事例不肯
給弘正不得已遣魏兵歸弘正厚於骨肉子弟在兩都者
數十人競為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
之相屬於道將士頗不平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果悍陰狡
潛謀作亂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夜結牙兵殺弘正
自稱留後逼監軍奏求節鉞朝廷震駭凌於崔柏為再從
兄故人莫敢言其罪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涕令
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
鎮人之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
宜如何報之眾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
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

穆宗

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
曰願盡死會愬疾作不果出兵乃起復曰布為魏博節度
使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旌節導
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聖室
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瀛州軍亂執觀
餘萬緡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

察使盧士攻 ○詔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

翼為深冀節度使庭湊圍深州 ○九月相

州軍亂殺刺史邢漣 ○吐蕃遣使來盟以

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 命宰相與吐蕃使者論
訥羅盟于城西遣元鼎

入吐蕃亦與其
宰相以下盟 朱克融掠易州 ○詔兩稅皆

輸布絲纈 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
三倍其初戶部尚書楊於陵言錢者所以

權百貨貨買遷右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
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

爐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富室流入四夷如此則錢焉得不
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

而禁滯積及出塞者
則錢日滋矣從之 冬十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為相專以承迎為
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以裴度為鎮州行營都招

討使 ○以王智興為武寧節度副使 先是副
使皆以

文吏為之上聞智興有勇略
欲用之於河北故以是寵之 以魏弘簡為弓箭庫

使元稹為工部侍郎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
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

有寵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
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

逆豎備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軍政陛下欲掃蕩幽
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圍姦臣必亂天

下是則河朔患小禁圍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
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

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而於天下理亂山
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

穆宗

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鎮翰林而恩遇如故范氏曰昔周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於外而左右前後得孝友正良之士以善君心是以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穆宗庸昏姦諂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克勝者也可不為深戒哉

宿州刺史李

直臣伏誅

直臣坐賊當死官受其賂為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得歸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十二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

湊大敗詔以李光顏代之

初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獨

當幽鎮東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從重胤山南西道而叔良素事權倖宦官薦之詔以代重胤全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大敗詔復以李光顏代之

以朱克融為平盧節

度使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及上即位賞賜無節而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以王庭湊殺

二年春正月盧龍兵陷弓高

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

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夜至守將遽內之賊眾隨入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曰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蓋由節將太眾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劾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西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剪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眾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全師出界數月不進

蓋由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為用况其月費計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眾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况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即用度交關許即人心無膠自古安危皆繫於此惟陛下念之疏奏不省

成德兵掠官軍糧運

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皆為成德所掠時諸軍匱乏衣糧在途皆邀奪之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

博將史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

為節度使初田布從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及

之至是布以魏文討鎮軍于南宮以饋運不繼發六軍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憲誠因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布軍遂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曰臣勸眾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則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而言曰上

以謝君父下以示二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之遂喻眾以河朔舊事眾擁憲誠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憲誠雖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傳結范氏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也穆宗拱手而得幽鎮不惟不能有而并魏博失之由宰相非其才也相者治亂之所繫豈不重歟

二月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

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平漸宜消兵請密詔軍鎮每歲百人之中限入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為盜及幽鎮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軍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騎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王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獲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眾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

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眾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
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
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
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
弘靖等而庭湊不解深州之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
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
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
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
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
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
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祿
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
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
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
恐眾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諸
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
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

為沂州刺史李寰為沂州刺史

樂壽兵馬使 傳良弼博野

鎮遏使李寰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
誘脅二人不從各以其眾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植罷以元稹同平章事○以裴度為司空

東都留守

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為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

節度使

初聽為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

承偕

承偕恃恩陵轢悟數眾辱之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悟知之諷其軍士殺汶圍承偕欲

殺之幕僚賈直言責悟曰公欲為李司空耶安知軍中無如公者悟遂謝直言免承偕而囚之上詔悟送承偕悟不

奉詔會裴度入朝上問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其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為養子卿更思

其少度奏請流承借於遠州上從之悟乃釋承借

三月詔內外諸軍將士有功者奏與除官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姑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悉加獎擢諸道大將父次及有功者悉奏聞除官於是尚賈胥史爭賂藩鎮黠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

武寧副使王智興作亂

詔以為節度使 詔遣智興以精兵三千討幽鎮崔羣兵智興引兵先期入境羣懼遣使迎勞且使釋甲而入智興不從引兵入府逐羣遣兵送至通橋遂掠鹽鐵院錢帛及諸道進奉而返朝廷以新罷

詔留裴度輔政 亦自重之制留度輔政 王播罷 夏四月朔

日食 詔免江州逃戶欠錢

鹽鐵使以糶鹽多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口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富商大賈有邀截喧訴者所

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舖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

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若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

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為之陞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旬月淡食若據口給鹽

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曰宰相處論道之地雜

以齷務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為相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事遂寢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欠戶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柰何於大旱中徵二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六月裴度罷為右僕射元稹罷為同州刺史 王庭湊之

唐穆宗

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為積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神策告之詔僕射韓皋等鞫按事皆無驗六月度及積皆罷相諫官言度無罪不當免相積以為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削積長春宮使

吉同平章事 ○秋七月宣武押牙李弁作

亂討平之 初張弘靖鎮宣武屢賞以悅軍士李愿性奢侈薄賞勞而峻威刑其妻弟竇瑗典宿

直兵瑗驕貪軍中惡之牙將李臣則等作亂斬瑗愿奔鄭州眾推弁為留後監軍以聞詔三省官與宰相議皆以為宜如河北故事授弁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并汴州棄之則江淮以南亦非國家有矣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奈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亳頓州各奏請命帥上大喜逢吉請徵弁入朝而以韓弘弟充鎮宣武充素寬厚得眾心脫弁旅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其北充必得入矣上皆從之弁不奉詔忠武李光顏充海曹華皆以兵討弁屢敗其兵韓充入汴境又敗其兵於郭橋初弁以兵馬使李質為腹心及弁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弁疽發卧家質擒殺之以充未至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力不能支質曰若

目四十九

十六

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師即令罷給而後迎充充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為惡者千餘人一朝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以李質為金吾將軍

冬十一月

太后幸華清宮上畋于驪山 ○十二月立

景王湛為太子 上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

初行宣明曆 言之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上疾浸瘳

三年春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戶部侍郎

為上所厚初韓弘以財結中外弘薨孫幼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之取其薄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

獨僧孺不納上大喜遂以僧孺為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吉排已而引僧孺由是怨愈深

夏四月以鄭權為嶺南節度使 翼城人鄭注巧譎傾詔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李愬餽其藥頗驗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

唐穆宗

卯余

之監軍王守澄請去之。愬曰：注竒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大喜，促膝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人莫能窺其迹。始則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連官車馬，滿其門矣。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注通於守澄，以求節鎮，遂得嶺南。

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眾謂公綽必殺犯賊。

五月以柳公綽

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六月以韓愈為京兆尹。

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宮

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投綯二百匹。以裴度為

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逢吉惡度出之。九

月復以韓愈為吏部侍郎李紳為戶部侍

郎

李逢吉結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嘗排抑之。逢吉患之，而上遇紳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

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兩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問其故，乃寤故有是命。

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上餌金石之藥，處士張臯上疏

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况無疾乎？庶人尚爾，况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獲，既而疾作，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亦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敬宗即位，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至是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

詔曰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歲年旱歉御府空虛邊兵尚
未給衣露卹期於均濟人但賜絹十四錢十千仍出內庫
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

二月貶李紳為端州司

馬

初穆宗既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自言不
樂仕進而以書與從父者使薦已紳聞而謂之虞深

怨之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
從子仲言及補闕張又新伺求紳短敬宗即位逢吉令王
守澄言於上曰陛下之所以為儲貳逢吉力也如杜元穎
李紳輩皆欲立深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言紳
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乃貶之逢吉帥百官表賀百官復
請中書賀逢吉方與又新語門者不內良久又新出旅揖
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眾駭愕右拾遺吳思獨
不賀逢吉怒遣使吐蕃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
輕上許為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
疏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讒上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
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上為太子
疏乃焚諸紳書後有言者不復聽矣胡氏曰敬宗既得裴
度李紳之疏則逢吉守澄誣罔明白于是罷逢吉而相紳
置守澄於法豈不偉哉然使紳誠有動搖之罪穆宗發覺

目四十九

十六

治之可也敬宗既為天子矣又何治焉今以逢吉讒紳謀
不利於已則欲殺之得紳立已疏則嗟嘆之是其喜怒皆
私已而發不以公道行之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

后上母王妃為皇太后○幸中和殿擊毬

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

三月赦

詔諸道常貢之以劉栖楚為起居舍人不拜

外無得進奉

上視朝晏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

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閣待罪
於金吾仗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陛下富
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
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退布臣恐福祚之不長
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
聞閣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栖楚捧首而
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
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
於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

擢栖楚為起居舍人
夏四月以李虞奏為拾遺李逢吉用

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虞劉栖楚等八人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之為八關十六子盜入

清思殿中尉馬存亮遣兵討平之明與染坊

供人張韶善謂之曰我為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

上晝夜越獄多不在宮大事可圖也韶以為然乃與玄明

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有疑其

重而詰之者韶急殺之斬關而入先是右軍中尉梁守謙

有寵每兩軍角伎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以

遠不能遂幸左軍左軍中尉馬存亮走出迎自負上入軍

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

復以騎迎至軍部升清虛殿坐御榻與玄明同食曰果如

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藝全兵至擊殺之餘

黨悉獲上乃還宮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法當死詔並杖

之使仍舊職存亮不自

於委權求出監淮南軍

五月以李程實易直同

平章事上好治宮室欲營別殿制度甚廣李程諫請以

所具木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既而波斯獻沉

香亭子材拾遺李漢言此何異

六月加裴度同平

章事初牛元翼鎮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

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

李逢吉用

盜入

明與染坊

者蘇玄

與玄明

疑其

深守謙

右軍以

入軍

存亮

自負上

入軍

太后

隔絕

存亮

果如

餘

杖

請以

沉

庭湊不

置

李逢吉用

盜入

明與染坊

者蘇玄

與玄明

疑其

深守謙

右軍以

入軍

存亮

自負上

入軍

太后

隔絕

存亮

果如

餘

杖

請以

沉

庭湊不

置

李逢吉用

盜入

明與染坊

者蘇玄

與玄明

疑其

深守謙

右軍以

入軍

存亮

自負上

入軍

太后

隔絕

存亮

果如

餘

杖

請以

沉

庭湊不

置

李逢吉用

盜入

明與染坊

者蘇玄

與玄明

疑其

深守謙

右軍以

入軍

存亮

自負上

入軍

太后

隔絕

存亮

果如

餘

杖

請以

沉

庭湊不

置

李逢吉用

盜入

明與染坊

者蘇玄

與玄明

疑其

深守謙

右軍以

入軍

存亮

自負上

入軍

太后

隔絕

存亮

果如

餘

杖

請以

沉

庭湊不

置

李逢吉用

盜入

明與染坊

者蘇玄

與玄明

疑其

深守謙

右軍以

入軍

存亮

自負上

入軍

太后

隔絕

存亮

果如

餘

杖

請以

沉

庭湊不

置

李逢吉用

盜入

明與染坊

者蘇玄

與玄明

疑其

深守謙

右軍以

入軍

存亮

自負上

入軍

太后

隔絕

存亮

果如

餘

杖

請以

沉

庭湊不

置

李逢吉用

盜入

明與染坊

者蘇玄

與玄明

疑其

深守謙

右軍以

入軍

存亮

自負上

入軍

太后

隔絕

存亮

果如

餘

杖

請以

沉

庭湊不

置

李逢吉用

盜入

明與染坊

者蘇玄

與玄明

疑其

深守謙

右軍以

入軍

存亮

自負上

入軍

太后

隔絕

存亮

果如

餘

杖

請以

沉

庭湊不

置

李逢吉用

盜入

明與染坊

者蘇玄

與玄明

疑其

深守謙

右軍以

入軍

存亮

自負上

入軍

太后

隔絕

存亮

果如

餘

杖

請以

沉

庭湊不

置

李逢吉用

盜入

明與染坊

者蘇玄

與玄明

疑其

深守謙

右軍以

入軍

存亮

自負上

入軍

太后

隔絕

存亮

果如

餘

杖

請以

沉

庭湊不

置

李逢吉用

盜入

明與染坊

者蘇玄

與玄明

疑其

深守謙

右軍以

入軍

存亮

自負上

入軍

太后

隔絕

存亮

果如

餘

杖

請以

沉

庭湊不

置

李逢吉用

盜入

明與染坊

者蘇玄

與玄明

疑其

深守謙

右軍以

入軍

存亮

自負上

入軍

太后

隔絕

存亮

果如

餘

杖

請以

沉

庭湊不

置

李逢吉用

盜入

明與染坊

者蘇玄

與玄明

疑其

深守謙

右軍以

入軍

存亮

自負上

入軍

太后

隔絕

存亮

果如

餘

杖

請以

沉

庭湊不

置

李逢吉用

盜入

明與染坊

<

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才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故有是賜胡氏曰韋德載忠賢人也而其言未免有失夫人君耽于酒色而其臣不諫曰君有子長矣姑聽其沈湎可也是安得為忠乎蓋不曰先帝以酒色之故天年不遐臣不能諫罪當萬死况今陛下富於春秋血氣未定萬一致疾墮宗社付託貽皇太后之憂則臣雖萬死亦不足塞責矣如是

十一月葬光陵○十二

月以劉栖楚為諫議大夫

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

求領鹽鐵諫議大夫獨孤即等數人請開延英論之上問前廷爭者不在中邪即日除栖楚諫議大夫而竟以播兼鹽鐵轉罷泗州戒壇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智興由此貲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回鶻崇德可汗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

死

敬宗皇帝寶曆元年春正月赦

先是鄆令崔發聞五坊人

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挺亂捶發氣絕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曳中人在赦後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需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上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中使牛僧孺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牛僧孺罷罷能為武昌節度使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乃升鄂岳為武昌軍以僧孺為節度使僧孺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橐鞬候於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於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冊回鶻昭禮可

唐敬宗

汗○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宸六

箴見德裕獻丹宸六箴一曰宵衣以調視朝稀晚二曰

正服以調服御垂異三曰罷獻以調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調

輕出遊幸其納詢箴略曰漢驚流西舉白浮鍾魏徽後法

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真是謂塞聰防微

箴略曰亂臣獨獮非可遠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栢夏

谷微行豺豕塞路觀貌獻餐斯可戒懼上優詔答之

四月羣臣上尊號赦天下赦文不言未量移者

李紳量移故有此與置如此則是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

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刺史

秋七月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白萬匹播

鹽鐵誅求嚴急正入造競渡船詔王播造競渡船二

不充而羨餘相繼詔王播造競渡船二

之費張仲方等八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悟薨

力諫乃減其半子從

諫匿喪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責之曰爾父

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祗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

淋頭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冬十月袁王長

死不哭何以為人從諫恐乃發喪冬十月袁王長

史武昭伏誅武昭罷石州刺史為袁王長史鬱鬱然

叔傲怒昭云程欲與昭官為逢吉所沮昭因酒酣對茅彙

言欲刺逢吉為人所告下吏李仲言謂彙曰君言程與謀

則生不然必死彙曰冤死其心誣人自全彙十一月幸

驪山温湯上欲幸驪山温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

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為犬戎所殺秦始皇

幸驪山而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

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十二

言幸温湯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月以劉從諫為昭義留後朝廷得劉悟遺表議

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

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惜

唐敬宗

唐敬宗

唐敬宗

唐敬宗

唐敬宗

唐敬宗

唐敬宗

唐敬宗

唐敬宗

唐敬宗

唐敬宗

唐敬宗

唐敬宗

唐敬宗

唐敬宗

此事機所以從諫未嘗有是兵馬而昭義素貪少無優賞其眾必不盡與從諫同謀但速除近地一將令兼程赴鎮使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則軍心自有所繫矣今朝廷又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為之畫策虛張賞設軍士觀望尤難指揮伏望速下明敕宣示軍眾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緡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臣嘗熟計利害決無即授以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以

李絳為太子少師分司

僕射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庭尚書以下每月當牙

元和中以舊儀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持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為正宰相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尚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上聽行舊儀至是以絳有足疾出之東都

二年春二月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言

者多稱裴度賢不亘棄之儲鎮上數遣使勞問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

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識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留之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侍御史崔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帖囑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度後知政事左右忽白夫中書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二月罷修東都甚眾上皆不聽已使人服其識量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皆不聽已使按修宮闕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皆不聽已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解舍率已荒弛陛下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下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幽鎮皆請以兵匠助修束都乃敕罷之胡氏曰敬宗免崔發之死聽韋處厚而寤李紳宣慰李渤而擢劉拙楚納李程而罷營殿賞宴遊之諫而賜錦綵聞瑤臺之諷而省李漢覽夫丁之奏而禁度僧受丹窠之箴而答優詔從北門之奏而寬量移用張仲方之說而減船費沮逢吉所引而伸李絳來言者所陳而禮裴度知洛宮荒弛而罷東巡凡此十餘條方之德宗豈不

優哉特以幼少之時不親師傅故卒以荒淫遇弒而墮養
太子不可不慎古帝王之慮深矣○先是朝廷遣中使賜
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疎惡執留救使奏以春衣不足乞
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
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
克融無禮己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
跟父當自困必不敢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
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
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
其將士春衣非朕所愛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所稱助修
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且云丁匠宜速遣來若欲
且示含容則云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

上悅從之夏五月幽州軍亂殺節度使朱克融
而立其子秋八月都將李載義殺之○遣

使迎周息元入禁中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有

上遣中使迎至京九月李程罷為河東節度使

○冬十月以李載義為盧龍節度使○十

一月李逢吉罷○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

弒帝於室內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

殺悟立江王涵上游戲無度御暱羣小善擊毬好手

緝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

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宦小過動遭捶撻皆怨

且懼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

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滅克明等弒帝於室

內胡氏曰敬宗有善十餘節其惡在於狎暱羣小好戲遊

妾賜予而已然裴度無能改於其德使至於遇弒何也曰

帝之習為不義其日已久度固忠賢若伊尹教祖甲之道

當有所不及况在位日淺耶○克明矯稱上旨命學士路

唐敬宗

外而疑所以為辭問於學士韋處厚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又問江王踐祚之禮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位耳守澄等從其言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江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明日即位更名昂是為文宗范氏曰裴度位為上相安危所繫君弒不討賊君立不預謀二日之間宦者三易主而不開宰相唐之紀綱於是尊帝大壞以度之勲德處之猶如此而況不賢者乎

母蕭氏為皇太后

時郭太后居興慶宮寶曆王太后居義安殿蕭太后居大內上

性孝謹事之如一每得珍異先薦郊廟次奉三宮然後進御

以韋處厚同平章

事○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宣索

上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放五坊鷹犬省教坊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近歲別貯錢穀悉歸之有司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又之方罷待制官舊鉅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中外翕然相加

以為太平可冀

文宗皇帝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

位不許

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再三慰勞之胡氏曰人之性無不善而材有愚明柔彊之異知學以反之則無陷于一偏之失矣文宗恭儉寬勤其質甚美年十有八正講明道義增益德慧之時裴韋二公宜敷求名儒實之左右使得以二帝三王正心修身之學輔導啓沃使知義理之正忠邪之別是非可否之處先後緩急之序然後勉以有為則雖愚亦明雖弱必彊矣植木而不培其根浚水而不自其源乃欲以高瑀為忠武責效於章疏望治於頰舌不亦遠乎

節度使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卡嘗處厚始奏用瑀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五月以

李同捷為充海節度使

初橫海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擅知軍務

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州之後或加恩貸遣使奉表請
道朝廷旨乃移同捷鎮兗海朝廷猶慮河南北諸鎮構扇同
捷使拒命乃六月以王播同平章事攝入朝力
悉加檢校官

秋七月葬莊陵○李同捷
獻銀器以千計綾綉
以十萬計遂得宰相

不受詔八月削其官爵發諸道兵討之李

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李載義執其姪并
所賂獻之史憲誠與全略為昏獨以糧助同捷裴度不之

知以為為無貳心韋處厚謂吏請事者曰晉公於上前以百
口保汝使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

不敢復與同捷通冬十一月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卒

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自元和之末官官益

惺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
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

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
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

守其官柰何以衰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比
惟惺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

闕寺侍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
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百亂者

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
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

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
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

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度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
也失於疆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疆暴則賊臣畏死而害

禍不窮其萌伏推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又曰臣
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

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先日疆黎元日困者以其
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

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
宜畫一官有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負立南司北司之局

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
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

官不知兵籍六軍不主兵事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

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備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削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干陵宰輔墮裂王度旧乱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燕姦觀鷲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黃策皆嘆服而畏官官不敢取裴休李邵杜牧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賁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賁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賁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况臣所對不及賁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賁直不報賁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范氏曰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不使之田設而死也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斂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爲國之有則賢者無不得其所而民物亦無不得其所矣唐則不然抑遏之廢斥之使身老岩穴不爲世用豈不違天理逆人心乎胡氏曰裴度韋處厚抑諫官御史不令伸賁何也黃策有三事焉一則譏及六

目四十九

六六

宗二則舉隆宰輔三則力詆宦寺此裴韋所以拒之一而不取當者也雖然此常常之見耳二公累朝舊德蓋以棟國取賢斥君揀弊爲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宦寺者若因賁言置之高第請召公卿并貴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殿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具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黜直言之士增比司之氣其失豈小也哉賁之所陳但欲復其掃除之職異乎申錫訓注之謀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王廷湊陰以兵糧助李

同捷秋九月詔削其官爵命諸軍討之○

王智興拔棣州時諸軍久無功每小勝則虛張首虜以激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爲之耗

弊冬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

卒○魏博軍亂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廷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開志紹使殺史憲

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以路隋平章

唐文宗

事

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加湯國忠元載皇甫鎛皆姦臣所為不足法也上以為然於是裴度辭

三年春正月義成節度使李聽討魏博亂軍平之○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捷破之夏四月同捷降滄景平

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捷拔德州同捷請降祐遣大將萬洪守滄州宣慰使栢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詣京師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襲之耆斬其首諸道兵攻同捷二年僅能下之而耆取為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賊耆為循州司戶初祐病聞耆殺洪大驚遂劾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祐尋薨賜耆自盡

六月魏州軍亂殺其節度使史憲誠推何進滔知留後以拒命秋八月以進滔為魏

博節度使

初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使其子唐奉先請入朝且以所管聽命詔徙憲誠鎮河中

而以李聽鎮魏博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殺憲誠奉兵馬使何進滔知留後聽至魏州不得入七月進滔出兵擊聽走之時河北久用兵饋以殷侑為齊德滄景

節度使

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戶口存者十無三

二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赦王庭湊復其官爵

庭湊因鄰道微露請

服之意以李宗閔同平章事

徵李德裕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

相會宗閔有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逼已出之滑州

九月命宦官母

得衣紗縠綾羅

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著

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胡氏曰文宗處富貴之極地而能清約儉素終始不變其可與為善無疑矣而旦夕承弼之人無伊傳周召之業遂使其君有祖甲成王之質而懷

周赧漢獻之憤聖學不傳豈細故哉冬十一月禁獻奇巧及織織

麗布帛○南詔寇成都入其郭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以文

雅自高不曉軍事事務蓄積城削士卒衣糧戍卒皆入蠻

境鈔盜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

皆知之南詔嗟願遂謀入寇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信嗟願

以蜀卒為鄉導襲陷雋戎邛州詔發近鎮兵救之嗟願自

引兵徑抵成都陷其外郭元穎保牙城以拒之欲遁去者

數四蠻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嗟願遣使上

表曰杜元穎不恤軍士軍士競為鄉導祈誅虐帥誅之不

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詔貶元穎循州司馬

庚戌

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李宗閔引

相與排擯李德裕僧孺為相

之黨稍稍逐之二月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

絳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節度使李

絳募兵千人赴之蠻退而還詔悉罷之絳召新軍諭

旨賜以廩麥而遣之皆怏怏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

奉已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絳方宴

登北城或勸絳絳而出絳曰吾為元帥豈可逃去麾崔

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王景

延戰死絳存約等皆遇害叔元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

三省官上疏共論絳寬及叔元傲怒亂兵之罪上始悟胡

氏曰李深之當憲宗時罷相不去未為無眷眷於君之意

歷穆敬為僕射至為逢吉所逐則失進退之義矣素與宦

人為敵豈不知連帥之權半屬監軍既同方政又不禮

而給以稟麥則忽撫接之宜矣府有正兵比及亂作已方

張宴坐受屠害則無預備之素矣豈其年老而智衰乎何

處經遭變三月以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先

之多舛也

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懼其為變常嚴兵防衛之公綽至

鎮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

迎勞於境至則大闢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無得

侵擾沙陀素驍勇為九姓六州胡所畏仗公綽奏以其首

長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

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使夫人與其母妻飲酒以温

唐文宗

造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討亂兵平之造行至

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密與之謀以其兵八百人為牙

隊五百人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既視事饗士卒志忠密

以牙兵圍新軍殺之八百人皆死楊叔元起擁造靴求生

造命囚之詔統康州胡氏曰李絳之禍皆楊叔元為之也

温造既能誅戮亂兵宜并叔元殲之具以事聞雖得貶無

恨矣盡殺新軍則有濫及縱舍叔元則為失刑無亦懼畏

謂之姑賢乎已者可耳 夏六月以裴度為司徒

平章軍國重事度以老疾辭位故有是命 秋七月

以宋申錫同平章事上遣宦官疆盛元和寶曆並

橫嘗密與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 九月以裴

度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

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出之 冬十月以李德裕為西川

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鎮作籌畫

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

亥辛

五年春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

李載義二月以志誠為留後上聞志誠作亂召

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朝廷費錢

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

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以載義

唐太宗

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輔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載義藩屏大臣有功無罪而志誠逐之天子一無所問而因其位授之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為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三月貶漳王湊為巢縣公宋申

錫為開州司馬

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王守

澄鄭注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甚怒守澄欲遣騎署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守澄乃止上命捕所告品官晏敬則等於禁中鞫之皆自誣服獄成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等請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况宰相乎上意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欲何求且申錫殆不至此住恐覆按詐贖乃勸守澄

止行貶黜存亮即日致仕坐死徙者數十百人申錫立心於貶所質通之五世孫也胡氏曰宋申錫昧於量主而受付託之重暗於知人而委腹心之寄其貶宜矣然則宦官不可除耶曰革弊者必有其漸興治者必有其本賢才衆朝廷治政事修擇其尤無良者不過數人顯加刑戮而收其柄復門戶掃除之常役何難之有宦官雖多狡猾其間如馬存亮者亦可謂謹愿忠智之人矣就使之謀豈不賢於訓注之為哉王璠懷茲不密他日不免獨柳之禍所謂自作孽者歟

夏五月命有司葺太廟

破漏踰月不葺

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為墮曠宜擇能者代之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以其事委之內臣是以宗廟為陛下所私而百官皆為虛設也上善其言即命有司葺之

德裕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

○秋八月以崔鄽為鄂岳觀察使

鄂岳多盜剽行舟鄽討悉誅之初鄽在陝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答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鄽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

恐其驚鄂地險民難禦狡為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九月吐蕃將

悉怛謀以維州來降不受李德裕簡蜀兵羸弱者去四千餘人復募

少壯者千人募北兵得千五百人與吐蕃參居轉相訓習

日益精練所作兵器無不堅利至是吐蕃維州副使悉怛

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

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

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

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

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

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

此匹夫所不為况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

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

是怨僧孺益深

六年春正月以水旱降繫囚○羣臣上尊

號不受韋溫言今水旱為災恐非崇飾徽稱之時上善之辭不受回鶻昭禮

汗為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冬十月立魯王永

太子○十二月牛僧孺罷為淮南節度使

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

虜心絕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內不自

安會上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

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

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所及因累表請

罷乃出鎮淮南司馬公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後良在位

倂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

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

之時閭寺脅君於內藩鎮阻兵於外士卒殺逐主帥拒命

自立軍旅歲興賦斂日急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

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位居承弼進則偷安取昭義節

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度使劉從諫入朝○以李德裕為兵部尚

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文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深以為憂京兆

尹杜宗謂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謙謙若
作之知舉則可以平宿憾矣宗閱曰更思其次宗曰不則
用為御史大夫宗閱曰可矣宗乃詣德裕告之德裕驚喜
泣下寄謝重沓宗閱復與給事中楊廣岷謀之事遂中止
胡氏曰李德裕志氣豪邁蓋以公輔自許人亦以是期之
今史氏以為聞大夫之命驚喜泣下德裕豈有是哉杜宗
宗閱之黨也故為此語以陋文饒而
史家取之司馬氏亦不削去誤矣

七年春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

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
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胡氏曰平章百姓表正萬邦朝
廷之道也朝廷清明無不善之政彼強國悍藩蓋將有不
待詔命不俟征討而歸順者不然則人心不服雖得之必
失之以劉從諫向背之事觀焉豈不信夫然從諫亦豈真
知忠義者哉使其真知豈視朝廷之理亂而作輟其操乎
故凡為善者貴於真知不
然則異於從諫者幾希矣
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
事
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廣岷與從
兄中書舍人汝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聞而

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
復言及朋黨李宗閱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
官李德裕曰給舍非
美官而何宗閱失色
夏四月冊回鶻彰信可汗

六月以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

先是回鶻
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備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
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
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
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備兵但使二卒守其
門暢畏服
以鄭覃為御史大夫
初李宗閱惡覃
不敢犯令
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閱
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
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出除覃御
史大夫宗閱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潭
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
事亦可矣宗閱愀然而止

李宗閱罷

秋七月以
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以

李程為宣武節度使

宣武關帥李德裕請徙劉從諫鎮之因拔出上黨不使與

山東連結上以為

八月詔諸王出閣停進士試

詩賦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揚館議罷

詩賦又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疑忌宗室不
令出閣議者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天寶之末建中之
初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
下誠能聽其年高屬疎者出閣又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
女出外昏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去之海內孰不欣悅上
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於是
下詔并停詩賦然諸王出閣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范
氏曰昔三代之王分封同姓布於天下天命雖改而子孫
歷千百歲不可得而滅絕也後世人主疑其骨肉禁錮宗
室甚於縲囚故自魏晉以來易姓之後苗裔湮滅祀奠無
主有唐之後五代之際已無聞焉者其祖宗之所致歟
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初以志誠為
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方也

息乃作罪言曰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
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
六衛曰貞觀中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
五百七十四以諸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
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之所部之兵散舍諸
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
略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
十年間成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柄統輕重制
郭表裏聖筭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
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割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
天下撤然根萌燼然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
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為將者率皆市兒輩
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受質而得之絕不識禮義之教
復無慷慨之氣其疆傑悖者則撓削法制斬族忠良力
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歛委於邪
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是以天下兵
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官
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

下視河北猶則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立息
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河
北則猶甲統卒良弓健馬無有也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
城東平盡宿厚兵不可他使六鎮之師低首仰給咸陽西
北戎夷大屯赤地盡取始能應費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
能以是久為安乎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
戰士離落兵甲純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小勝則張皇邀賞貴
千夫仰食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勤於我此厚賞之過其敗三
極富溢則不肯搜奇出死以勤於我此厚賞之過其敗四也
也多喪兵士跳身而來回視刀鋸氣色甚安此輕罰之過
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自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愧駭
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
今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汗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
不可為也議者曰夫徭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衛策高
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
不拂其心則怨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
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生人油然多欲欲而
不得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
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

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一
也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
已又注孫子為之序曰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
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分為二道措紳之士
不敢言兵苟有言者世以為麤暴異人人不比數不知自
古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
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耳彼為相者曰兵非吾
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胡氏曰治天下而先
自其者堯舜三王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魏次之則不
四府為自治之道是非聖王所先務貞觀之治亦不專
恃此也故文士之言有言近似而實不至者此類是矣九
月以鄭注為右神策判官注依倚王守澄權勢

史李欵閣內奏彈之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於右
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而殺之
因見上請罪元素從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
覺執手欵曲以金帛厚遺而遣之弘楚怒解職去王涯為
相注有功焉且畏王守澄遂復李欵之奏守澄言注於
上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歎

冬

十二月羣臣上尊號不受

羣臣上尊號會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言

問閭彫弊上歎曰關中小稜百姓尚爾况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以通天犀帶賞季稜羣臣四上表竟不受胡氏曰人君而不當自聖則不受尊號知二帝三王一言為名而不敢兼也則不受尊號知後世君子習為諂諛陷主於奢侈也則不受尊號知古人之君未有生而自加謚也則不受尊號若文宗者可以為後世法矣官人以媚為正者也文宗有謙恭之心則官人亦敢告以百姓利病之實若動上有疾王守澄薦鄭注上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然上自是神識耗滅不能復故

八年春二月朔日食○夏六月旱

上以父旱

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曰仍歲大旱直以宋申錫之冤濫歎注之姦邪今斬注而雪申錫天必雨矣不從中敏乃謝病冬十月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

誠推史元忠主留務志誠伏誅

元忠獻所造袞衣借

物詔流嶺南道殺之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為

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讀

學士

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

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言其善易仲言儀狀秀偉調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欲以為諫官實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鼎所為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實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仲言之惡番於心本安能改邪上曰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上止之上回顧適見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章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為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偓封還敕書德裕出中書王涯詐謂二人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

下德裕聞之大驚曰有司封駁豈當稟宰相意邪仲言及注皆惡德裕以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上遂相宗閔而出德裕與興元是日以仲言為侍讀給事中高誅鄭肅韓欽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仲言尋改名訓令進士復試詩賦○以李德裕為

兵部尚書

德裕見上請留京師故也胡氏曰功名之自相李衛公功名富貴人也故知仕進而已而不知既為宰相不獲於君尚欲徘徊京師強顏班列於義何處也素懷忿技又存物欲兩不得伸將有偷合苟得之行離合傾攘之計不能自已者矣使知道循義以處與廢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卒子元逵自知留後元逵改父所為以李德裕為鎮

海節度使

李宗閔言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詔復以李德裕為鎮浙西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接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司馬公曰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

元逵自知留後

元逵改父所為以李德裕為鎮

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故謂之小人反是故謂之朋黨若人主有以辨之則朋黨何自而生哉惟其明不能獨強不能斷邪正雜進威福潛移是以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故朝廷有黨則人主當以自咎而不當以罪羣臣也文宗不能察羣臣之賢否而進退之乃怨其難治是猶不種不云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乎以王璠為尚書左丞鄭注深德璠善共薦之

九年春正月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

浚曲江及昆明池

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也胡氏曰天地神明之理不

諄諄以言示人則人孰喻其所為者故聖人修其德正厥事而已甘露之變天子震驚千門流血秦地有災良非虛語鄭注徒知其災而不知其所以災乃欲勞人以三月厭之而文宗又聽而從之震驚之及其能免耶

以史元忠為盧龍節度使○夏四月以李

德裕為賓客分司○以鄭注守太僕卿兼

御史大夫

注舉李欵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欵之誠乃事君而盡節人皆哂之

路隋罷為鎮海節度使

初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

宋中錫事故歸金陵詔德裕存歿之至是王璠等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乃以德裕為賓客分司而以隋代之不得而辭而去

以賈餗同平

章事

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於宗閔鄭注故上用之

貶李德裕為

袁州長史

制以上初得疾王涯呼德裕問起居不至又在蜀徵通懸錢百姓愁困貶之

五

月以仇士良為神策中尉

初宋申錫獲罪官官益橫上不能堪李訓

鄭注揣知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與謀大事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已任二人言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

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六月貶李

閔為明州刺史秋七月以李固言同平章

事

京城訛言鄭注為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惶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下虞卿獄注求為兩省官李宗閔不許

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虞卿上怒叱出貶之虞卿亦貶虔州司馬而以李固言為相訓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

先除官官次復河湟收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

為信寵任日隆連逐三相威震天貶李甘為封州

司馬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待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故及於貶然訓亦忌

注不欲使為相事竟寢以鄭注為翰林侍讀學士貶李

珣為江州刺史

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

李珣曰卿知有鄭注乎對曰臣豈不知其人茲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至是以注

為工部尚書翰林侍讀李士珏賤江州時注訓改江淮

所惡皆目為二李之黨賤逐無虛日班列殆空

嶺南茶法增其稅從王涯之請也陳弘志伏誅時弘志為

興元監軍李訓為上謀討元和之亂召之至青泥驛封杖

殺之胡氏曰陳弘志弒憲宗事狀未明必欲治之執付廷

尉鞠取款實然後肆諸市朝豈不善哉而暗殺之非所以討亂賊也

李固言罷為山

南西道節度使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注初

求鎮鳳翔固言不可乃出固言鎮興元而以注為鳳翔帥

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託以中外協勢

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

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

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以王守澄為神策觀

軍容使訓注為上謀以虛名以舒元輿李訓同

平章事元輿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由是

得為相上懲二李朋黨以賈諫及元輿皆

新進故擢為相庶其無黨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一

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

逮冬十月以王涯兼權茶使鄭注每自負經濟

之術注無以對乃殺王守澄訓注請除守澄遣中使

請權系人甚苦之就第賜醢殺之訓注本

因守澄以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加裴度

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

兼中書令李訓所獎拔率皆征險之士然亦時取天

累朝者俊久在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

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下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

將敗矣胡氏曰李訓假爵祿以寵賢士可以無受者也裴

度在外當遜辭而牢讓鄭覃在外當見上而盡言今乃昧

於辭受之義非大

十一月李訓舒元輿鄭注等

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仇

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諫等始鄭注與

李訓謀至

鎮選壯士數百為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葬仍請令內臣
盡集送之因令親兵殺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
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兵功乃以郭行餘鎮邠寧王瑤鎮河
東使多募壯士為部曲以羅立言知京兆府事韓約為金
吾衛大將軍及與御史中丞李孝本謀并注去之宰相惟
舒元與與其謀他人莫知也及是日上御紫宸殿百官班
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因蹈舞再拜宰
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與勸上往觀以承天觀上許之先
命宰相視之訓還奏非真未可宣布上顧仇士良帥諸官
者往視之官者既去訓召行餘璠受敕璠服栗不敢前獨
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召
之入士良等至韓約变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起執
兵者盛眾士良等驚走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衛
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官者即舉軟輿迎上快殿後果惡疾
趨北出羅立言帥京兆選卒三百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
二百皆登殿縱擊官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從
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王涯賈餗舒元與還中書士良等
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
右神策兵五百人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
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擒舒元

涯王藩羅立言等皆繫兩軍涯年七十餘不勝舌自
與李訓等謀行大逆禁兵及坊市惡少年乘勢剽掠塵埃
蔽天明日百官入朝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為不來仇士
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
令狐楚鄭覃示之悲憤不自勝謂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
也命楚覃參決機務使楚覃制宣告中外楚叙涯等反事
浮沉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為相而以鄭覃李石同平
章事擒獲賈餗李孝本李訓為人所殺傳其首左右神策
出兵以訓首引涯璠立言餗元與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
市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親屬皆死孩擇無遺百
姓怨涯權忝或詬罵或投瓦石擊之數日之間殺生除拜
皆決於中尉上不豫知也司馬公曰論者皆謂涯餗初不
與謀橫遭此禍憤歎其冤臣獨以為不然涯餗安高位飽
重祿訓注小人窮姦究險力取將相已乃與之比肩不以
為耻國家危殆不以為憂自謂得保身之良策矣若使人
人如此而無禍則虺巨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
刑剝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胡氏曰涯餗與訓注
仇士良以奉承之斷以春秋當從黨惡之例則官遠竄可也
其一言為二人計者明目張膽以死力爭其濟則天子未

失威柄諸人免於屠戮不濟則受貶而去亦無歎矣乃依
阿取容使肆慘毒而覃猶以經李見稱無亦知榮而不知
剛乎○鄭注將親兵至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監軍伏
甲斬之滅其家僚屬皆死右軍獲韓約斬之士良等進階
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官
官自是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鄭李石曰訓注誠
廷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李石曰訓注誠
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官者稍無神靈所祐
時中書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獸衣糧百二
十分充宰相召募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
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姦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
之願止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兩道所獻並乞傳寢從之
范氏曰文宗憤官官之弒逆而欲除之當擇賢相而任之
朝廷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
有司正典刑而已矣乃與訓注為詭計欲用甲兵於陞城
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是以
敗塗地幾亡社稷非徒無益而愈重禍蓋
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罷權奈從令狐楚
召六道巡邊使還京師初

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
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
召之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
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
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
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
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謀有禍亂避
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救使傳呼閉皇城
諸司門左金吾衛大將軍陳君賞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
觀其變不宜示弱至脯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望皇城
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
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以薛元賞為京兆尹
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
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
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
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士
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
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
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
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

唐文宗

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開成元年春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

昭義

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制遂誣以反逆若其實有異圖亦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定而陳臧否恐弄陷孛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飭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寃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上良等潭之由是鄭覃

葬王涯等

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身死族滅遺骸棄等十一人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渭水夏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

事

固言薦崔球為起居舍人鄭覃以為不可上曰公事莫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

與宰相語憲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之文今人以文害事上與宰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上嘗欲置詩學士李珣曰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上謂宰相曰為人勿問親疎朕聞竇易直為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為至公也閏月以李聽為

河中節度使

散地不怨惟聽為可以然秋七月

以魏謩為補闕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宮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

姓大興物論巨竊惜之上即出之擢謩為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辭以賞之謩微之五世孫也後為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日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上曰朕曷嘗觀之對曰此曷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

乃止又嘗命喜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復宋申錫官

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崇之比也

爵李石為上言宋申錫忠直被誣未蒙昭雪上流涕曰

申錫僅全鬻領耳此皆朕之不明邈使遇漢昭帝必無此

此冤矣鄭覃李固言亦以為言上深慙恨乃復其官爵冬

十月貶韓益為梧州司戶李石用金部員外郎

韓益判度支而益坐

賊三千餘緝繫獄石按之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

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

則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

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乃貶益官十

二月以盧鈞為嶺南節度使李石言於上曰盧

相賀以為嶺南富饒近歲皆厚賂北司而得之令北司不

撓朝權陛下宜有以褒之庶幾內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

上從之鈞至鎮以清惠著名

二年春三月彗星出彗星出於張長八丈詔徹

樂戒膳以一日之膳分

日夏四月以柳公權為諫議大夫上對柳公

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眾皆美上

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

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

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有

諍臣風采須屈卿為之故有是命以陳夷行同平章事○六月

河陽軍亂逐其節度使李泳籍禁軍以賂得

方鎮所至貪殘其秋七月太子侍讀韋溫罷

下不堪命故亂作

詣東宮日中乃得見因諫曰太子當雞鳴而起問安視膳

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溫乃辭侍讀胡氏曰韋

溫不從鄭注之辭諫太子不從而冬十月國子監

辭位一可謂行已有耻見微知著矣

石經成○李固言罷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九

